文獻備考

財用考

良役

漕運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七

校正

財用考三

良役

㊓孝宗朝俞棨上疏曰祖宗之世士夫子弟凡爲兒丁者無貴無賤莫不皆有屬衛民志以定民役以均自後國綱解弛士夫胄裔不復隷名諸衛雖窮鄉寒族莫不以爲大恥故今之所謂有應諸衛者擧皆雜賤之類而祖宗舊制乖亂盡矣衣冠之士所以厭惡軍籍以其有定軍之名也今若自上

親下明旨痛諭以均是天民不可獨享安樂之理
垂盡良丁不可偏被侵苦之狀上自朝廷百官暨
于前衛生進倡先出布自幼學品官許通一應不
合定役之類年六十以下有室以上許納一疋之
木此後雖有軍籍之舉永不令更屬諸衛使中外
曉然知此舉意不在於簽丁而在於均役不在於
富足而在於救急不在於侵削士族而在於永許
免役此令既行然後量度見今收布之數而比較
其大小凡諸軍色布或全減則不但老弱逃故一
時施恩之資而已也

(補)俞棨之疏卽先輩鄭經世趙翼金堉已發之論而宋時烈宋浚吉諸人相與講議欲以救得目前之急徐待年豊講行五衛舊法而衆口沸騰迄未有施云

(補)五年大司諫金益熙劄曰古之養兵者官給衣食戧具使之一於操鍊今則無此養之之具獨有一事可以講成周之制凡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又十五年成才者升之司馬不成才者受公田供租賦唐之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祖宗朝身役之法甚嚴公卿大夫之

子弟亦莫不各有屬處擧一國無閑遊焉豈如今
品官庶孽之子弟亦稱兩班安坐而無役乎謂宜
遠倣成周中叅唐制近復祖宗舊法除前銜生進
初試入格元有身役與夫篤疾者外亡論權貴子
弟忠義品官校生年三十以上歲收布二疋此非
遽定軍役人情必不甚擾兩班子枝旣納庸布則
氓庶豈敢避役如是則歲可得布七八十萬疋其
不能贍養十萬軍兵乎

㊓肅宗初右議政許穆上劄曰稚弱兒充伍物故
者在籍不免收布事甚無據此皆首先變通者也

為百姓號怨作戶布之法兒弱物故隣族生布有數戶出布則無窮此法一行四方號怨倍蓰於物故兒弱隣族之數為國家增怨於四方不亦難矣乎飢饉連仍民不聊生作新法収無名之布初則怳之者不十一二終則怨之者百千欲保民難矣

(補)尹鑴(時贊成)以度支經費竭力主戶布之議判中樞許積上劄曰戶布之弊大不便者三其一公卿大夫士與編戶齊名各計戶出布以代軍布納之兵曹事體紊亂非先王忠信重祿體羣臣之意也邦國維持而不亂者禮義也禮義旣亡雖有鬪士

如林積貨如山不足恃也其二前榜萬人出身其本雖庶賤居半既以出身為名則其自處也朝廷之待之也皆以士大夫之末一朝出布與編戶齊民等必怒而羣怨一時不從新法者可驅而罰之其心不可勝也其三館學諸生等亦皆兵曹主管計口收布一如凡民應役其心恥之亦非細故三代之際建學立師教以詩書禮樂優禮待士之道恐不然也此法一行國體大壞人心大亂也國壞民亂而能不亡者未之有也臣以為決不可行也

(補)又劉曰戶布猶周官之夫布夫布四民不與焉

凡民之無職業者罰之以權民者也令其法自朝
廷百官以及閭巷匹夫文武出身未入仕者館學
上下齋生宗室功臣貴臣士族子孫業儒業武校
生武學諸學生徒等皆以編户出布聚斂無名事
理無據國勢日削兵氣太盛又以朝廷之體下比
編户奉給鬪士徒隷上下無紀如大貊小貊事體
大壞

補金錫胄户布議曰今取乙卯帳籍除兩界兩都
濟州先將京畿九萬八千五百九十户湖西十九
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户湖南二十四萬九千七百

八十戶嶺南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戶關東四萬八千五百八十八戶海西九萬八千九百三戶六道戶數計之則摠九十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戶而紙牌之後加現者又至三四萬戶大約為百萬矣其中公賤驛吏奴及柳匠鮀尺廢疾流丐之不可徵布者居其半或且過之百萬之中除此五十餘萬則其餘實戶僅得為四十八九萬而騎兵訓局別隊御營軍精抄軍漕軍水夫烽軍等諸色正軍戶首之數將至七八萬此又不可徵布徵布實戶不過四十萬矣京外經費摠為六十餘萬

丁令以四十萬將責六十餘萬丁之役則其勢自當爲一戶兩丁之制惟以春秋各一丁定式然後可以經久無弊今若略倣古法以一家上下男女有八口者稱以完戶（十歲以下不入於計口之數）春秋各納一丁而七口以下則謂之弱戶只捧秋一丁則似爲得宜或言有官職者亦爲收布則殊無君子野人之別名分漸壞不可爲去此則不然若捧身布則人言猶或近之若其家調征實爲均齊民役夫豈有損國體之理乎家與田本無差別寧相田土既無不税之規則士夫家戶又安得獨漏於衆役之

日為不征不謫之民乎如親王子駙馬大臣則特為不捧宜矣儒不以宅征而損其學武不以居稅而害其力雖正勳之裔原從之子孫亦皆以戶而納其布以蔭而享其名斯固并行而不悖至於順贅騎步等名色并宜仍存舊戶漸補前額只刋落老故倚侍兒弱則日後雖有更加變通之事亦無損害矣

(補)又曰御營軍戶首二萬有餘令於累萬保人中加選鋒銃四五千則當為戰卒二萬六七千名而千名無朔更番則不立番者當為一萬三千二朔

立番則不立番者當爲二萬有餘此類之中亦分其近峽沿海或捧布或捧米以補軍餉則餼廩之資餟斂之費亦必有裕矣訓局別隊户首一萬比御營半之一番上京者五哨比御營亦居其半今於三萬保人及他役中加選鋒銃以至一萬三千餘名上京則鍊其藝停者則納其庸又與御營一體爲之而正軍被選之户則又錄其户中丁男子枝之屬常時有同資保有闕則以此選陞則兵之子恒爲兵與古者所謂少而習其心安不見異物而遷者有相類者矣或有言在前御營別隊兩色

之軍雖在下番只是閑遊自在今若創爲上下番
徵布之規則恐必呼寃云此亦有不然者前日閑
遊者只準一身而已今之所蠲者乃是全户之役
爲軍丁者旣不上番則豈可復使小則四五口多
則十許口應役之户終歲而無所役乎精抄軍累
經減省今爲三千餘户幷保爲一萬二千餘名今
加其數使與別隊相適而上番停番又與別隊一
體爲之則此與御營訓局別隊三色之軍揔爲五
萬六千餘名而京中砲殺舊卒亦至四千餘名合
成六萬之數此乃國朝以來所未有之選士也兵

甞步兵非兵乃布也若行戶布之法則步兵自罷至於騎兵輪次番上之類即今見額大約為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戶今若於戶保中刋去老弱擇選丁壯猶可為萬餘名只將此一萬三千名定為實額而又復變通番制使無偏苦之弊為宜訓局之兵實倣神策團營之制自當仍舊無變而御營軍可增至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名別隊可增至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名精抄可增至一萬三千四十名以備營陣之制此則皆當全戶獨布以責行伍之事者也至於軍門標下雜色則有長番聽候者

有有事始請者亦當仍前編選以便使令而以剩
布隨其久暫而計給其食爲宜
㊓七年大司憲李端夏疏曰欲行戶布者以爲上
自公卿下至庶賤無一戶不出布則此爲大均之
道以臣愚見其所謂大均者反爲大不均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貴賤厚薄大小輕重有萬不同是
以聖王之治必因其情之不齊貴者貴之賤者賤
之厚者厚之薄者薄之大小輕重莫不皆然使各
得其所此乃絜矩均齊之道也今者勿論貴賤皆
出戶布則此近大屨小屨同價之說也

(補)八年蕩滌兵曺騎步兵兒弱逃故之徵布者先是兵曺以經費專靠於騎步兵收布故兒弱逃故率皆徵布侵徵隣族爲民痼弊庚申初朝家欲爲蕩滌慰悅之擧令各邑查出則其數甚多有難一時代定旣查之後又不可仍徵悉出京中遺儲歸之本兵以充一年收捧之數厥後國儲漸竭不得每年充給以致侵徵如舊怨咨深及是兵判南九萬請搜括京衙門及外方營門州縣歇役投屬之類一並充定闕額摠計所得軍保禁衛營九千六十名御營廳四千二百名守御牙兵二百餘名摠戎牙兵九百餘名幾盡

充定闕額九萬又請查汰冒屬忠義上命廟堂設廳查正

㊉二十年因遴臣李彦綱陳達頌議政南九萬奏民之最難堪者身役請人除一疋而當納一疋半者除其半上可之

㊉南九萬曰戶布之行尤有難者即今隣族之受困誠是仁政之所不忍然其來久矣聞之者當之者皆習於耳目亦不以爲大駭至於戶布則從前擧國稱以兩班而閑遊者其麗不億一朝皆欲収布則驚駭騷然必將生出大變

補又與人書曰良役之弊今至萬分難堪之地救之之道實無其力唯其革罷各揲私屬悉充其代使各邑各道各衙門各宮家不敢更有所容隱然後庶可救得一分而前日兩南監司之私屬近人巡撫使摘發之後廟堂尚無所區處今此下書中豆䃺都廳及海西隨營牌良保並以為難罷難奪云其他難於此兩處者又不知其幾許小者如此大者尤不可望朝廷作事氣勢柔緩如此寧有容手處乎户布法匪不好實恐今日朝家氣力必不得辦成節𦵏百司用度

亦恐有窒礙行不去處且設令減其太半若不
開得良丁之路則雖今日見存之良役必將漸
次逃故漸次減縮隨其日縮隨減百司之用度
亦甚難便

(補)又曰户布丁錢豈非救時之急務此非但為
救時凡有國之取民粟米出於田麻絲出於民
以田民之所出聚以為宗廟百官軍國之需軍
兵則别為贍養以為扞禦之用自是常制而我
國則必充定軍額然後乃有收捧而落漏軍額
者終身逸遊國所以削弱民所以怨苦皆由此

(補)崔錫鼎上疏曰仁祖丁卯年間朝家大捜閑丁充補軍籍而餘丁屬之兵曹歲收綿布其後汰定及落講餘丁自備局移送兵曹者數千餘人查正廳冐屬忠義二萬人分屬於禁衛軍保而其餘則盡歸餘丁此皆無役閑丁而守令不敢下手甚乖事宜其中尤甚無理者丁卯餘丁中業工匠者稱以匠保餘丁異於正軍老故無代定之事而此則以他匠人代定其數多至三千餘人兵曹之勾管工匠亦無意義謂宜悉罷餘丁歸之各邑俾令充補闕額

(補)又請収校布以處閑民曰閑民避役皆投屬校院本額外人収布一疋而勿定軍役有才者試講製除布

二十四年下敎曰我國民役苦重軍政甚疎黃口之編伍白骨之徵布尤為可矜此等獘端必須於大頭腦處從容講究量宜變通後庶可有實效矣諸臣各陳所見相與反覆商確必以痛革為心可也

(補)二十八年右議政申琓疏曰軍保徵布之規實三代漢唐宋所無者也夫兵者時平則安養而訓鍊世亂則徵發而捍衛今日正當安養之日而侵

虐有同仇讐徵布於白骨侵及於隣族而鄉谷武
斷之輩皆入於最歇之役下户貧残之類擧屬於
最重之役所謂簽丁者不過寒乞兒也此類既乏
恒産且無顧戀朝聞充定暮已逃去指徵無處侵
及隣族次次株連有同癘疫之相染父子不保寃
苦徹天傷和氣而召天灾莫甚於此若不更張雖
使管葛復生將無下手處矣粤自仁祖朝曾有軍
籍户布之議屢發而屢閣至於故相臣金錫胄所
建議户布可謂均役而當初設施未得要領終未
免中止今若勿論州縣查問京衙門監兵營一年

所納木每邑幾許如某邑所納百同云爾則使其
守令一依其數逐户計口磨鍊分徵以木總數配
民口數十口或徵一疋五口或徵一疋准以準百
同爲限朝家則只總一邑之都數較諸郞今一家
内數三軍保所納之數則可以減八九此所謂有
身則有庸者也西漢賦役之法最近上古高祖十
一年賦口錢一百二十兩年十五者始賦六十六
免馬唐高祖始定租庸調每口歲役二旬不役則
每日絹布隨土産三尺一年六十尺十六歲始役
六十免女則嫁後爲丁令若勿論貴賤逐户均徵

一遵古法使住烟役明其不近於軍保之稱則兩班及豪富者亦非甚苦逃避軍役者到處應役反不如仍居故土稍可安集數年遵行之後徐徐稍𠖥民多木少之邑加定木疋民少木多之邑减其木疋知八道一年應捧之數分給京衙門監兵營以爲依例需用之地而京中某司外方某營前日所捧如其太濫斟酌减給如其太少斟酌加給則不但八路之民役可均京外之經費有定出入濶狹權在朝廷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則朝家不時之需亦無苟且之獘矣如此之後革罷徵布軍籍則

民情慰悅有同拯濟於水火之中矣

(補)又曰鄉兵之每朔輪番者京軍之仍留未汰者合準萬數每朔給料九斗則一朔之數當爲六千石十二朔當爲七萬二千石騷鬧者似以爲難繼而卽今四五軍門給料之軍考核實數則亦不下八千餘石間多十二斗給料者各軍門屯田所出及保米之代盡數移屬於地部並與軍資常廩推移充數自當有裕萬兵每朔各給二疋則一年當爲二十四萬疋卽今納保者五十餘萬名而每名納二疋者居多準捧則似當爲七十餘萬疋也遂

户計口準此而捧之無有餘不足之患則國無損益民樂均役而壬戌年户布磨鍊時京外經費以六十萬疋為數今加二千兵十二朔給布二萬四千疋則一年經費當為六十二萬四千疋而七十萬疋除此六十二萬四千疋則餘數當為七萬六千餘疋四五年餘儲足當一年之捧雖未準於三年之儲為一年之用亦足為水旱不虞之備己卯籍人口數大約五百七十八萬男女壯亦近四百萬口以四百萬口分徵七十餘萬疋則六人亦一疋也一疋以三兩錢為價則每口五錢比漢時口

錢一百二十則減其半也比唐時庸役六十尺則不及三分之一也捨此每口五錢均平之法而徵三四軍門布二十餘萬之錢於殘户軍保冝乎不能支保寃苦極天矣

二十九年以領議政又啓曰良役軍制變通事迄今遷就啓下堂郎斯速擧行似好矣上曰以釐正廳爲名可也

㊉三十四年叅判閔鎭遠疏曰我國所謂身役名色不癒而輕重不一苦歇懸殊有納三疋者有納二疋者有納一疋者而所納之布或七八卄或六

升或五升民之避苦投歇其勢固然而歇者又不
定額䫂投入之路甚廣閑丁之難得白骨隣族之
被侵職由於此釐整廳之設盖欲均一民役以革
此弊也設廳之後以一人身役六升木四十尺者
二疋為限過此者降之下此者陞之各㨾名色或
陞或降皆以六升四十尺者二疋為準之意領布
中外矣今此水軍一款若令一依舊例即五升布
三十尺也國中應役之民皆出六升四十尺之木
而水軍獨減其升尺此其不均一也所謂并木保
者元軍兩人并得一保而或稱并保或稱朩保或

稱合得保者也臣曾按湖南詳聞或有有幷保者
或有無幷保者有幷保之元軍納二疋無幷保之
元軍納三疋而無幷保者其數甚多聞嶺南則無
幷保者甚少而亦或有之云今以幷朩保還給各
營鎭而使之一依前例收布則有幷保納二疋之
元軍其役太歇無幷保納三疋之元軍其役太重
此其不均二也此與當初設廳均役之意豈不太
相反耶臣意則水軍納布宜與他役一體以六升
木四十尺者二疋爲準而給代亦以每名二疋爲
式幷朩保還給本營鎭之後改其名色稱以餘軍

以其所納之布謂之餘軍布凡各營鎭各項需用
戰船及器械所入皆以此布用下則可無不均之
歎而不違於舊制之大體
三十七年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
議政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爲第一其言槩以爲
口錢則繁密難行戶布最爲正當矣上命更加商確
從長稟處
(補)趙泰耉 時判書 禮書 遂啓曰壬戌戶布之議先臣以爲
不可遽行其時猶尚如此況以卽今紀綱人心大更
張大變通何可爲也國家昇平日久不見兵革盖將

百年生齒日繁守令若善爲搜括則良丁豈有難得之患逃故亦豈有難充之事在前釐整廳之設亦爲良丁之弊畢竟弊端百出未有實效今雖如大臣之言自廟堂差出主管之人不過如前而止耳臣意莫如督責守令使之盡數搜括充定闕額作爲令甲如還上虛錄之例大邑中邑則良丁搜括不甚難而至於小邑之軍摠多於民戶之處則略加變通推移其軍摠於民戶有裕之邑則可除其弊矣右尹朴權曰各邑境內良丁盡屬於諸上司各軍門守令若或充定則論責紛紜不敢下手而如校院生之類雖或汰

定其數幾何耶隣族侵徵之弊實爲國家心腹之疾
今欲救其弊必須大變通而所謂大變通無過於户
布夫天生斯民各有其職我國則兩班中庶不事四
民之業而不應國役者居其半又有許多公私賤所
謂良民不能爲一國之半而國家需用專靠於良民
民安得不困窮哉户布之役卽唐租庸調中調役也
今若設爲九等之制貧富所納適中則旣可以均民
役又可以支國用而束伍公私賤疲殘之類擧皆汰
汰後以前日納布良丁編於行伍則軍制自至於整
頓矣或以此有致怨之慮而設有怨苦之意良民之

曾納身布者舉皆歡悦則必無激變之憂矣兵曹叅
判尹趾仁曰臣允領府事尹趾完曾以請行户布之
意陳疏而臣誠愚昧未知其利害不無疑難之心盖
聞國初之制公卿之子弟皆編於正兵甲士矣今則
昇平日久風習漸變名以兩班之類既無作農之事
又以行商爲恥舉皆無所事事其中若爲鄙事者則
至於嫁娶不售故貪殘特甚無以聊生者居多民有
所業而後可以出役而不能先開其作業之道而欲
捧户布則其勢終涉難便良丁投屬之處甚多而書
院無邑無之一邑之中或至於四五處者有之儒生

輩募入良丁責其供饋其數不知其幾以西路言之投屬校生之額外冒入者及各營各邑之濫募者搜出而充軍役逃故之代可無不足之患至於納布二疋者恐難猝減矣父子兄弟四人軍役者亦多有之若依法例許除一人之意各別申飭則亦可以少紓民怨矣柳鳳輝（時副提學）曰户布之議即先臣之爲平安監司時事也其時朝議欲先行於關西故試爲磨鍊而後因論議不一寢閣不行矣今玆良役之弊其來已久其弊已痼臣意則無論其名某色良丁收布之類每名各收一疋而名之曰良人布則其役既均仍

令一司主管且差郎廳分掌八道如宣惠廳之制內
而各衙門外而各營鎮一年需用之需磨鍊上下則
吏胥花消之弊亦可杜而錐捧一疋似無不足之慮
矣八道良丁之總數一年需用之多少爲先抄出以
爲量入爲出之地然後可以知其可行與否矣上曰
我國痼弊無有如良役者弊極則不可不變通未知
何以則可也良丁非不足而避重趍輕之路甚多此
所以難得也嚴飭外方勿論校生軍官可合汰定者
皆令汰定闕額則或可爲一時救弊之道而二疋若
重之役實爲根本之弊若不改此法則趍輕避重猶

夫前日以此觀之則户布勝矣户布刱行事及嚴飭外方勿論校生軍官可合軍役者皆令汰定事及副提學所達良丁無論某名目均捧一疋事三件中更加商確禀處可也

㊉判府事李㥠命以良役變通上劄曰一人二疋之役誠天下萬古之所無也名以兵而虐歛者亦天下萬古之所無也軍額日增良丁日縮白骨黃口俱不免納布而害及隣族令以諸色冒漏者能充其逃故則隣族之怨可以少紓於目前一人二疋之怨何時可已乎金宇杭朴權俱以户布爲主

户布之議其来久矣細思其利害亦不無不便之端矣逐户收布奸民将合二三而為一户户縮則布亦縮矣簞丁之户一疋則過矣欲分三等則當以二十口以上為上户十口以上為中户其下為下户多寡不能井井均齊矣欲以貧冨差等則亦難審定矣三等俱一疋則不但無别亦不足於經用矣中户二疋上户三疋則雖足於經用三疋不已多乎柳鳳輝所陳良布一疋之䂓比身役布减其半名亦不賤似若均齊無騷而但以即今應役良丁俱减一疋則常時二猶不足一疋必不足於

經用欲加歛良布於曾前閑遊之輩則國俗人多差等有士族焉有品官焉有閑散焉有軍官校生焉未知限以何等方可適宜乎二說俱有窒碍臣之淺見最以口錢爲勝矣三代以後西漢最近於古漢法民年十五至六十五爲丁丁出賦錢一百二十文自此歷代因之雖增損其數無不逐口以賦逐口以賦雖不見於三代之文自漢以後天下行之成丁者出賦老弱免焉其法極有條理有身者有賦無有等差以令三者之議叅看則比身役二疋減其四之三比良布一疋又減其半比戶布

無等户不均之弊且雖數十百口之户奴婢以戚口而免獨良人以上父子兄弟之同居而成丁者賦焉訐人家應賦者多不過六七丁依之軍役之法五免其一一家出賦者無多漢法男女俱賦而國俗戚口之外婦人無役今不可出賦而出嫁則助夫之役是爲一男一女各出六十文比漢又輕其半一男一女成丁則爲力役之人雖甚貧賤賣柴販屨猶可辦此矣然士族以下閑遊之類各出無前之賦必有怨言從前户布之不成亶由於此輩之激成浮議耳此法若行則其中亦多有不可

出賦者公私賤口各有身役忠臣孝子烈女及功臣嫡長亘在存恤宗親文武二品以上亘有體貌老弱病廢流丐柳匠鮑尺及父毋年八十者亘在矜悶當番及長征軍卒亘在安撫而俱當免賦矣

(補)又曰漢之時雖名口錢今則當改稱丁布成丁而出賦故謂之丁可賦以布故謂之布盖錢出於官而銅非國產不可每歲責出數百萬貫矣布則土產而出於民一時可以多辦矣今使二人共納布一疋則合錢二百四十文正與近年定式布一疋代錢二兩五錢者相近同居二丁四丁合力共

賦布一丁及三丁之一各賦錢單丁兩户俱願共
賦布許之沿江沿海作米依軍布例以餉宿衛軍
卒如是可無窒碍矣此法如可行則當各别申飭
京外更嚴漏籍之律而良民若知其役之當歇雖
不嚴當自首矣又復行從毋役之法使良口增多
可以久行無弊矣當先取今式年帳籍計其男丁
十五以上六十以下除其當免賦者又查本兵三
軍門諸各司外方監兵統水防營各鎮堡凡以身
布為用度者裁量多寡各存羸餘定其恒式以其
摠數較諸丁布當納之數以觀其足不足别設一

衙門如惠局勾管其分派出入除出船馬價於元
數如大同上納之例每年如有餘數别爲儲蓄以
備水旱兵革不時之用蓄積滋多依西漢故事時
蠲其賦允爲便益
(補)又邢著良役變通私議曰禁軍七百人下馬軍七十人
左右巡廳軍及諸處分軍合一千六百人扈輦隊
三百六十一人內吹螺赤三百四十九人武藝别
監局廳扈衛三廳各二百人訓局禁御營三大營
改訓局一如禁御兩營制 標下各一千二百人哨官各三百二
十五人入防步兵各一千二百人馬兵各一百二

十人合三營馬步兵凡八千五百三十五人俱屬兵曹除兩界廣州水原江華開城長湍鉄原東萊及六道監司兵水使所在邑外選馬步兵二十三萬七千六百人分屬京三營輪回入防每一營步兵各七萬二千人馬兵各七千二百人各分為六十番步兵二朔兩遞十年一周馬兵一朔兩遞五年一周三營步兵合二十二萬六千人馬兵二萬一千六百人慶尚道步兵六萬九千人馬兵五千四百人全羅道步兵五萬四千人馬兵三千九百人忠清道步兵四萬二千人馬兵三千四百二十人黃海道步兵二萬四千人馬兵三千四百二十人江原道步兵一萬四千人馬兵二千一百人京圻步兵二萬四千人馬兵三千三百六十人每道三分之屬三營除當年

三營入防者外京圻兵無事則分屬於水原廣州長湍鉄原四防禦春秋鍊之有事則入衛京司分屬三營五道兵無事則統於監司鍊於兵使有事則分屬於監司兵使或戰其地或入援京師六道牙兵合五萬八千人水原廣州江華各五千人慶尚監司左右兵使全羅監司兵使忠清監司兵使黃海監司兵使及開城東萊各三千人京圻監司長湍鉄原江原監司春川各〇二千人各以其所居邑取之不足則取傍近邑自中軍以下至軍牢旗手皂隸知印皆取足於此數中六道水軍合三萬一千五十四人各以其所居邑鎮取足如牙兵例八道鎮堡山城兵合四萬人如牙兵例兩界兵合十二萬人咸鏡監司一萬人北兵使二萬人南兵使一萬人把守一萬人合五萬人平安

監司統清南三萬人兵使統清北六郡四萬人合七萬人監司兵使牙兵各五千人義州牙兵五千人在此數中內外軍額凡五十萬皆以良民團束之兩界及各處牙兵各鎮堡山城兵無論公私賤倂團束之私賤仰役者否凡諸色保人騎步正兵束伍諸衛以兵為名者一切皆罷之京三營標下及八防三營馬步兵朔布各二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疋収丁布以給之其不可収布者宗室文武東西班正職出身生員進士老弱病癈流丐柳匠鮀尺忠臣孝子烈女功臣嫡長禁軍三營馬兵步兵八防者八防之歲全減常年減三分之二水軍兩界軍把守及義州牙兵全減牙兵水原廣州開城江華東萊全減鎮堡兵以上並係三營步兵例有職掌

者全減 漕軍烽燧軍各陵守護軍內吹螺赤武藝別

監扈輦隊扈衛廳官軍牧子吏庫直卒軍器寺別

破陣譯官寫字官畫員內醫院官員兩醫司料員

時任錄事計事觀象監員役唱準樂生樂工司僕

尚衣司饔典設司諸員各司額內書吏書員各司

皂隷官奴婢校奴婢公私賤驛奴婢僧尼各道各

邑有職掌吏皂隷品官校生中時任鄉任有司等

也納米捕賊加資及吏庫衆奉忠義衛等不在此例此或以貴免以役免或以無可徵而免者然

非免其户也免其身而已 除不可收布者外年六十以下十五

以上則自公卿子弟至常民有兩丁者納布一疋

四丁者納布二疋單丁者納錢一百二十五文三丁者納布一疋及錢一百二十五文有五丁則減其一六丁則減其二（單丁二戶願合納布一疋者許）京用納京（沿海仕米納三營者外並納兵曹自兵曹分給諸司）外用納外（量用並數徵於本營門傍近邑各鎮堡則各於其邑）或曰此法何名曰丁布也曰曷為有米有錢曰以布仕米前此已行之矣錢則所以分合多寡而彌綸之者也曰曷為不曰戶布而曰丁布乎曰戶布則奸民合戶不可防矣戶縮則布縮矣且單丁數丁之戶俱一疋則欲均而反不均矣欲以上中下等戶而差等則二十口三十口當同為

上户矣十五口十口同爲中户矣是亦不均矣且增減其口則豪勢者以上户而冒中户孱弱者以下户而占中户矣故必也計丁而収布以錢平其盈不足之數布以經之錢以緯之始可以無輕重不均虛實相蒙之患矣且布之出於丁之力不出於老弱婦孺則口雖多而丁少則収布雖少非怨也口雖少而丁多則収布雖多非厲也故欲行均役之法而不以此術則終難乎均矣曰然則曷不爲口錢而必也丁布乎曰布出於民而土產也錢出於官而銅產他國今擧一國而爲責出戰則錢

日貴而貧民下户偏受其害矣且數百萬貫之錢
恐亦難辦於一時矣曰寧以土産盡收其布曷爲
以錢錯之曰半疋之布不便于用一百二十五文
錢直布半疋單丁及口數不偶者獨可出錢或願
出布亦可許之故名以布擧其大也不曰口待成
丁也曰一丁之錢一百二十五文無已太重乎曰
子何不言二丁賦一疋布之重輕而獨以錢爲太
重何也昔者一丁常賦二疋布矣今以二丁賦一
疋是固非重矣錢一百二十五文即一疋布之半
也昔者一丁常納錢五百文矣今以賦一百二十

五文而子以爲太重此眞朝三之見也且今之士大夫家役數十奴丁者有之矣然旣已免私賤矣則所責之丁其主而已一人有七八子㝿者千百之一也多不過四五少則二三其中亦有老弱矣及其壯也亦多分户而各居矣是多不過一户一年賦二疋布或一疋半或一疋半疋矣納二疋半者絶無而僅有矣至於閭閻下户則旣仕丁矣皆能力作矣終歲而不能辦此一百二十五文錢是懶而將爲盜者也且此皆昔之納五百者也今減其四分之三矣猶可爲重乎漢制男女各賦一百

二十文前此爲户布之議者爲不贍於用欲於春秋各賦一户一疋是率以四丁責一户也準之古法今議有輕而無重矣又有一法可以通之者令制一家五役減其一此亦立制同居者親父子兄弟五丁賦者減其一六丁賦者減其二使一户之中多不過二疋則可無貪而多丁者之寃矣曰令之議户布者以爲五丁四丁一疋足以辦矣子則必欲二丁一疋何也曰彼皆並許男女丁以定户之大小者女必待嫁而爲丁則令使一男一女合納半疋比户布豈不甚輕乎且男女並賦奴婢之

貢法令不可施之於此雖但賦男丁其實二男二
女共一疋也大抵一戶之中丁固無多矣今不詳
八路戶數丁數及內外經費之實數而前日戶布
議中戊午帳籍元戶不過百餘萬戶云而甲子帳
籍則元戶一百四十三萬男丁三百三十六萬除
三分之一得二百二十餘萬丁到今數十年生齒
日滋且欲行此法必須申明漏籍之禁搜括整齊
之則除各項不可収布之類當减二分之一實戶
當爲七十餘萬一戶之丁折除而計之不過爲一
戶一疋半或一疋得布九十餘萬疋或多乎此或

少乎此未可知也今以九十萬為準以十萬當為五十萬元軍減賦之數以二十餘萬為養京三營之費（三營料布元為二十七萬又合將領餉賞格之費五六萬則當為三十三四萬而三手粮舊養訓局五千兵者當為四萬石往布當為十萬疋故二十餘萬足為三營之費）以二十餘萬分給諸司（一年京司所納為四千九百同）以十萬養水軍（水軍元軍一萬三千每賦一疋保二萬七千每賦二疋合為六七萬疋雖每賦二疋猶為八萬疋）以二十萬分給八道監司兵使尚餘十餘萬為船馬之費若能善為措置則當餘十萬以備水旱兵革之虞矣下此則不足矣不足則法泥而癈矣若果有餘國有蓄積積十年二十年足為一年經費則

依西漢舊例時減一年丁布豈不爲美乎曰子論良役而兼言軍制何也曰良役之害源於軍制之淆亂欲行丁布必先釐正軍制兩相須而成冗兵不汰則出布者少而用不裕矣戎政不修則出布雖多而養無所用矣故必也汰冗兵改弊兵減雜色增實校可以保此力征之民而無倉卒之患矣

(補)備邊司良役變通節目　隣族之弊在於諸般身役逃故闕額之未即代定而物故者屍親例拘於情債往紙之費不得成出立案以致仍爲徵布逃亡者虛實莫辨混以十年爲限其僞逃而備給

身布於族屬使之替納而待準限者情狀固爲絶
痛而或有真逃不知去處者則侵徵族屬雖是一
年寬莫甚焉爲今變通之道必須劃即成給物故
立案各別明覈逃亡實狀勿拘歲抄期限這這代
定然後庶可以救得此獘物故立案一欵段屍親
即爲告官守令即爲親檢雖係法例其間事勢不
無難行之端而亦不可猝變舊制但當嚴飭擧行
痛禁下吏索賂且除官捧作紙俾無如前奸獘屍
親之即爲告官或未可必使其同里任掌等隨其
物故登時馳告本官不待屍親來告直爲檢驗之

地逃亡者亦令其里任馳告本官後頭頭人及三
切隣等處查問捧招以憑後考趂不馳告之任掌
隨現重究偽逃偽故隨後現發則同里任切隣等
從重論罪或定本役以此逃故之類並令本里代
定事别爲定式施行老除之類實役歲年及或逃
故至於八九十百歲而仍載軍案者亦爲詳查體
代定尊位以下有司色掌及頭頭人等聚會商議
從公論擇取無役有根着者望報仍爲起送官家
依例捧把記充定或容隱富民之子而以無依丐
乞者苟充或假名偽充自其里中備納番布者嚴

察現發從重處置自本里或以為皆有屬處無他
閑遊之人如是順報其里民家幾户男丁幾名使
之無遺抄出各其名下懸錄役名進呈後憑考帳
籍及各項所屬之案或漏籍或冒屬者姑舍本罪
為先充定最苦之役闕額數多有難以此盡充則
次次推而上之先從本官所屬以送于各處所屬
畢境雖里任輩子枝亦且括出必充乃已如是而
更無一分推移之勢然後始為移送傍里使之望
定一如本里又不能得則轉及其次里各里任掌
必須擇差可以着實舉行而至於為其尊位者在

昔皆是有名稱兩班本官視同官任輒加侵責故
無不厭避歸之於卑微之類由是而尤無紀綱宜
定上副尊位必以其里之表著兩班定爲上尊位
令此開丁望報一事全委於副尊位以下而使上
尊位檢察申飭而已則必有所益果能通行此法
則爲其里中之任者非止一二且有上尊位之檢
飭衆目所覩公論所在究定望報必不敢公然容
私代定者旣出同里則孰肯爲其僞故僞逃者而
自當其役籍令本里欺隱次及傍里則相猜發告
亦其必至之勢隨其發告而嚴加懲治則雖欲容

私於其間有不可得役定於僞故僞逃之代者旣不欲自當其役則必當推現其當身闕額漸至減小自無侵族之弊近來國法解弛漏籍者雖多在常時有難一一摘發而若於里定之時許其家坐次募男丁名數而憑準帳籍則漏籍者自露里里如此邑邑皆然則户籍之法亦不期嚴而自嚴道臣與守令細察此等條理善為推行或有窒碍處報本司商確變通宜當旣行里定之法則各里男丁各色名目之冒濫者一一區别汰汰以充闕額者固當專責守令或納物免講稱以校生院生者

或不入校院之案冒稱校院生入籍者或校院鄉
廳以下良人之入屬者各處屯庄良人之冒入者
皆可直為刷出汰定此外巧作名目圖免良役者
不可勝記而各邑謬例亦非一端或有良民納錢
鄉廳名曰權差品官又曰鄉外海邉之錢船造桶
匠及所謂採鉛軍水鉄匠譯學生徒或稱幼學皃
旗牌官業儒錄事唱準之類亦宜詳查直為汰定
驛村閑雜人及牧塲假牧子中良民無役者亦皆
定役而只除烟役俾助該驛該塲之雜役驛保之
在他境者依前日定奪勿為施行查實定役諸宮

家屯庄各衙門軍門營門屯田募軍之類不當并
免身役其中良民則該邑汰定軍役自該衙門或
有募軍處収米布之規尤極無名亦令革罷後汰
定又有稱以箕聖敬順王薛弘儒侯申壯節公安
文成公爲祭酒文益漸陳理楊起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後裔者七般賤役外充定相當役者曾有壬
戌事目庚寅又復申明頒布此類亦爲依此査定
四十五年右議政李健命劄(景廟代理時)曰我國良役之
弊實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百年之間邦本將蹶此
弊不祛則雖堯舜在上皐夔稷契布列朝廷無救於

亂亡之勢豈不寒心哉今之論者或曰良丁之閑遊者衆莫如搜括而充額或曰軍門之新創者多先宜罷去而減額以除白骨隣族之患此皆一時救急之計非永世之利也一丁二疋其役甚重而一家三四丁俱不得免是以昔之富户今皆残敗轉移呼號或至數十家之村便成丘墟此皆道路耳目之所共見聞者也粤自仁孝兩朝以來廟堂訏謨之臣與夫識務談世之士其說甚多其策不一如儒布户布口錢遊布結布之法皆莫非救時之術也今此數者皆紙上說去而已實未嘗下手做得故朝議紛紛未有一

定之計倘邸下奮發大志以革弊安民爲今日第一急務則亟宜先令京外抄出一年徵布之數各邑戶口田結之多寡以向者數者之論裁量較挈審其優劣取其不拂於民情而不損於經用者斷然行之有何顧忌哉令廟堂商確講定

景宗元年備邊司啓曰因右議政李健命劄進冊子軍布捧二疋者減一疋一疋則以田結雜役價充納雜役則移徵於烟戶而先試一二邑事旣已回啓蒙允三南營下邑不可不先試湖西之林川湖南之南原嶺南之宜寧亦爲一體設行以觀其便否何如上

從之旋因持平柳復明啓還寢

㊓柳復明啓曰朝家之以良役四法詢問諸道者蓋出恤民救急之策而講論便否之際皆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民心先撓殆難鎭閙今戶游布口錢三条則旣有還寢之議此固幸矣而若夫結役則尚此講行至欲設施誠不勝悶菀之至夫結布較三条尤難輕議我國田稅一自大同之法作而出米十二斗又有稅米太十斗及三手糧別收米等役則不可謂田役之反輕而今又重之以別役則哀我窮民將何所取辦哉昔在仁廟朝有司以

經費匱竭有四結出布之論而諫臣極言其傷農病民盖於其時田税之外欲爲疊徵結布故議者如此雖其殷阜之時四結一疋猶且持疑矧今困急之日一結一疋何可輕行況結役則納布軍額及公私賤二疋之納者亦入於通徵之中其所減一徵一可謂朝三暮四軍民亦不得紓其力而一國之怨咨則將添却十分之九也所失甚於所得而凡民之寘一結者果幾人哉十家之聚有田者無二三半是雇人之田則終歲勤動殫其所出不足以供常税而輸其半於田主又應公私之債今

復責之以無前之別徵則終必至棄良田如糞土
陳廢之不足漫散乃已隣族侵徵之弊殆甚軍役
此非但收布上納之有難及期臣恐莫重惟正之
供將自此而耗縮無餘豈非大可寒心哉且以棠
氷雜役移之烟户則結役似乎差紓而所謂雜役
收合之價多寡旣殊加減相懸邑各不同道亦有
異非徒烟户之殘盛實由物種之賤貴則終無一
例均平之術此爲大段掣肘者而各邑雜役之規
收之烟户不以結役者亦多有之若此等邑則又
將加徵於何處耶此法之難行不待先試而可知

矣

(補)景宗三年刑判吳命峻疏陳良役之弊請減一疋而革罷諸般不緊色以補其闕量入爲出

(補)英宗卽位初承旨金東弼進啓曰良役變通之論其來已久肅宗朝必欲變通其時或有軍門革罷之論而論議參差終未得成及至大行朝又有設廳講究之事而迄未得定計若如聖教必欲爲大變通之事則如戶布口錢革罷軍門之事必須別樣講究大段變通而後可免破東補西之弊矣夫戶布口錢其議已久非不善矣而人心騷擾旣

難猝行至於三軍門祖宗朝制置其意有在今不
可輕議而其中守禦廳摠戎廳之罷前輩已多言
之近日宰臣疏亦有提及者矣兩廳所屬皆是鄉
軍卒不知將踈虞莫甚在京色目徒費廩料元無
宿衛之實今若罷守御廳歸之南漢陞為留守罷
摠戎廳屬之水原陞為京畿兵使往為文武交差
之窠增其制置管束軍兵而捐出虛費之廩料革
罷不緊之色目以補良役減疋之需用事甚便宜
且我國養兵之規實是他國所無訓局正軍五千
餘名放粮都出三手粮七八萬石一年稅八豊年

不過十二三萬石凶年亦有僅捧七八萬石之時而一都監養兵之需已過其半經費之匱竭職由於此當初創置未知緣何而此實爲今日難救之弊軍門中禁衛御營兩營軍兵料布皆自其保上納而一年應下外各有剩餘又値凶歲停番之時應下料布皆歸蓄積臣意以兩營所餘之軍保移給訓局使之以保養兵而除出三手粮養兵之資以充良役一疋之數則宿衛無缺而可免每年月戶曹養兵之弊

(補)二年黃海監司李濂遂啓良役一欵朝家講劘已

久而尚無定策盖以無善策也户布之實爲太公至
正之道而先輩已有定論孰敢有異論然歷累朝尚
未得行者必有由矣臣伯父故叅判臣廷夔方主户
布之論先正臣宋時烈亟稱其善此論便是臣家訓
而臣窃甞思之周禮曰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四
民既不出布則公族朝紳恐無同出夫布之義此則
未敢輕議而口錢秦漢以來始有之而皆未免暴歛
之譏結布稍近於乘馬之制而議者或以爲除出大
同以減軍布之半而大同尚患不足此已不可輕議
至於柴炭雉鷄分排民户以其結税移補軍役事臣

待罪利川時因忠愍公李健命所論略加計量則民
情殊以為便而結數不及於軍布之半矣往年自上
取覽忠清道御史李聖龍書啓論結布事而比來三
南列邑凋弊官中凡百之不足者以此取用云此亦
遽難施行矣至如遊戶布之類言其地位則苴免常
漢之名言其恒產則未有甔石之資東貸西乞啼寒
呼飢而猶以迹近於兩班名漏於軍籍為榮稍作一
分之生氣而一並駈之逐年徵布無異於軍兵則此
輩豈知其均役之大意而不為之怨叛乎惟我國家
仁厚立國尤以名分為重故目今若歲凶歛人心波

蕩盜賊之患八路皆然而此輩之戴冠束帶牵制維
持不至於亂者徒以其不失儒士之名也今欲除弊
於良役若復驅迫於此輩則其勢必至於士崩瓦解
之境是一弊未除又生一弊豈不大可懼哉今備局
因繡衣助役之論額外校院生官軍官旗牌官閑遊
中人無蔭庶孽納粟受帖之類勿定軍役名以助役
只捧一疋布事覆啓蒙允此便是遊户布也此類雖
是兩班子孫世系遥遠不文不武則自當充定軍役
則何可謂之助役乎可入不可入之類不分是非一
例捧布不曰軍役而假名助役以爲納布之計則民

雖至愚豈不知同役乎此則殆近於罔民反不如直充軍役之爲順也所謂納粟之類豈有閑遊之人乎或已入軍役者或私奴輩皆受此帖此類不可疊徵户役之布其餘閑遊之類則亦不過年老除役者及庶孼中人輩要得此帖以爲閭里光輝之計而旣令納粟又令逐年收布則此亦近於罔民其所號冤不言可知也今式年户籍時有新頒事目知委外方臣往湖南時耳聞而目覩則頭緖已不好矣幸因相臣陳請收還人心稍定矣此良役不先變通而遽有此收布之擧則人心亦必疑之此亦不可輕議也所謂

兼役非特海西也他道皆然而此由於守令不能善
括良丁致有此弊臣意則申飭守令亟去兼役之弊
遊戶捧布之令劃即停侵以鎭騷擾民情何如大凡
守成之世異於開創之時沿革之道亦有相時之宜
今國綱漸不如古人心安於已成其間雖有積弊衆
瘼必須詳究病源的得良法優遊撫存然後可以無
擾而易行矣今良役變通之說先聲久播實效未著
徒使良役輩希望之心落莫疑惑臣之妄見良役之
弊不可不軫念而成歷朝之故常姑爲仍舊無爲變
通之先聲申飭守宰奉行里定法充盡充補之政而

先計一年納布幾何用度幾何沙汰軍額之冗雜者
蠲減一功浮費稍稍釐正則庶幾有紓民怨裕國用
之方也上曰良役便成文具其中戶布等役將欲變
通行之云故百姓顒望以為朝夕必有大振作比來
凡事因循逗遛時日尚未變通不免為空言無實小
民失望當復如何戶布雖有些少獘端設施之初善
為區劃則可為便民之道如三南大同即中間創行
之法而說之者以為民甚便之云以此觀之顧在行
之如何耳至於額外雜流雖有變通之議予意則頗
以為難而事係捄獘之一端故從之耳

㊓領議政鄭澔疏曰良役變通之論略有數端曰戶布也遊布也結布也口錢也原其本意則皆爲良民之偏苦而用此均役也然其中不能無設施之難便而得失之可言者以戶而收布稍爲近古而戶大小之不等必多般數虛實相蒙之弊有不勝其紛紜此其難也遊布卽令備局行會之所有來而臣略陳於前矣結布則專是傷農之術決不可行也獨口錢之法略倣乎唐之庸法以見成之帳籍計口而收不至於大擾而又其所收不至太重又自公卿家子弟無官職以下至於民庶公私

賤無不均徵則惟彼閑遊之輩雖甚彊(强)暴其何說

而歸怨思亂哉

(補)九年富平府使金尚星疏曰每戶烟役之費自

有許多名色使役不均苦歇不齊而今以每年一

結之雜役只納三緡一戶之雜役只納一緡而戶

役則大者特如此耳視其中小殘獨而又次第輕

重之則比諸前日應役之費不翅太輕而雖以荒

歲交歲後所餘之結磨鍊大總并與戶役所捧而

計之其數亦不翅夥然則以此所捧之錢歲給一

邑良民中兩疋之半而官家雜用之費不足有裕

凶歲如此必將遇豊而增加矣此則非結役之外
又責結布戶役之外又出戶錢而只於結戶應役
之中又減多少所費則結役者便之良役者又便
之而守令亦無不便者則講成節目自可以一令
按行此則不待朝令守宰亦可以隨便設施

(補)十年全羅監司趙顯命疏曰田結之役烟戶之
斂一切出於民者宜有一定不易之規而輕重多
寡通一國而道各不同通一道而邑各不同雖以
本道言之或以結役責之於戶或以戶役責之於
結或此邑行之而彼邑不行或山邑如此而野邑

如彼要皆別穿孔穴巧作名色征歛無藝爲弊孔
酷本道如此他道可知李匡德按道時大加釐正
作爲邑總使之遵行矣匡德旋踵而便已紛然復
起臣非不欲更加申嚴而懲於匡德之勞而無功
姑不得下手然必自廟堂一番行會各道各其縣
邑各樣結户雜役種種各邑一併收捧成冊後別
定備堂中有心計習知外方事情者量定條目嚴
立科條須宣各道使之稟遵犯科者論以贓律則
横暴之歛息矣
(補)二十年持平任珣疏曰自漢以來取民之制莫

善於李唐租庸調法卽田租也身庸也户調也三者之外未嘗有橫賦故公私便之及經安史之亂圖籍旣壞征歛無已故楊炎變爲春秋兩稅法自是以後宋明兩朝大畧遵行而實非先王舊制也惟我朝自大同法刱行以後田賦土貢悉在其中而若身庸則初以五衛之制盡籍一國士庶更番遞役而其所徵役布卽古所謂常木也其布縷精麁丈尺短長比之今日不啻減半故民不知苦病而國用常有餘裕自壬辰亂後五衛之制廢而不行故騎步兵忠贊等諸衛盡屬於騎省徵其身布

以給經費而常患於不足盖自京營各軍門刱設之後旣有正軍保人其他餘丁匠人樂工諸貟等名目不可勝計而以外方言之三南匠人兩西軍官及各處募入無非良民之納錢布者也是以州縣無以塡充簿籍故或徵之於旣骨之後斂之於黃口之兒以免上官之誅責其尤可駭者兵水營及鎭堡皆有防番布平安兵營多至累萬疋而小者亦以千萬疋計也公家費用不及半數而不歸權貴之門遺則盡爲自潤之脂膏豈容竭生民之膏血以充尾閭之泄乎今之爲變通計者其說有

三焉曰結布也戶布也游布也顧今田税雖云差輕然而州縣之種種徭役難以悉舉而如有大興作則必歛之於田結不特此也東方土瘠地偸農民本不能力作若於正制之外又加徵歛則民必鮮體而益惰於本業此結布之難行也西漢之時公卿之子亦皆践更則今之所謂遊民宜有身役而顧我朝本以名分爲國今乃遽徵士大夫之身庸則甚非所以禮待之道而如欲限其等級以爲去就則分別之際其勢甚難怨謗必朋興此遊布之難行也獨其中戶布之法爲可行盖揔計今日

户數則殆將百餘萬矣今且無論尊卑貴賤一以
人口為凖定為大中小殘户而限五口為殘户限
十口為小户限十五口為中户限二十口為大户
而又分中大户為二等各徵户調而如一等大户
徵布三四疋其餘中小殘户皆以次遞减而鰥寡
孤獨之類悉加蠲免則貧民庶流罕有過小户者
其役甚輕而中户以上率多有田宅臧獲雖應二
疋三疋之役亦無不堪之患矣夫然則既無不均
偏苦之嘆而可以永革良役之弊也
㊟持平吳命俊啓曰良役之弊殿下之所深憂而

常欲變通而終未得變通者也旣不得變通則莫如因其舊法而革其生弊之端令或有身死無子孫至親未出物故者或有年過老除之限未得頉下者或有流亡而無强近族屬者至於里徵而以逬限之未滿不得頉下者或有逬限已過而亦不得頉下者此皆白骨隣族侵徵呼冤之大弊也請各別嚴飭守令身死無子孫至親未出物故者令該里里正呈出物故而自官帥爲代定老除事自所屬各衙門查出軍案移關該邑帥令頉下逬限已過者則卽爲代定流離逬亡的實則雖未滿逬

限亦爲代定若不舉行論罪守令答曰依啓

(補)二十三年以全羅監司趙榮曾上疏批曰噫良役非令斯今也其流蓋久粤在昔年幾下特教命以講究迄于今尚無其效而今則可謂百尺竿頭矣臨御以後思之及此若恫在己食息奚弛減一之意予意常若此須年釐正廳欲減半疋故予曰其減也何必半乎云此政若有若所謂盡徹者而臨御已久粗諳其事二疋本非過也人若能只各二疋何其有弊而紀綱日墜世道日下黃口簽丁隣徵族徵甚至有三父子五父子應役者非男丁而代充者尚不産而成

毋者一家之内小不下十餘疋不禁此弊不擇守令而只減其疋昔之爲十者今雖減矣日久歲遠幾不復爲過十年若此不已復又減半疋又何減幾疋若此之後其將復一疋之役又將以復二疋之役此等之時乃是加賦也噫予雖目前求譽於民豈忍令後昆而加賦此非貽厥孫謨之意也自此以後減一疋之議索然而消擇守令而勤簽丁昔之徵十疋者今反爲只徵二疋則豈比於隨矢立的圍土塞流之功乎噫一邑先試一道之民企望一道先試八路之民喁望若閼而不行民之缺望又將甚於隣族惜乎二

三守令何不勤乎簽丁而只開眼乎一疋卿之陳章
意是爲民今予批旨可謂泄泄而雖然減疋之政皀
目前之惠也均役之政皀萬民之惠也噫列朝制法
豈若民而爲哉于今之弊皀守令之過也
二十五年忠淸監司洪啓禧求對盛及良役之弊命
赴任後詳察民情狀聞論請
二十六年三月忠淸監司洪啓禧狀聞請行結布以
湖西結布議作冊子以進下敎曰良役之弊昔年特
命設廳講究者聖意至矣而迄今因循良由否德昔
年則户結口游四條中或陳章或成冊子而進者有

之今則寥然漠然此良民勝於昔而然乎人志不逮
昔年而然歟良民倒懸日甚决無勝昔年之理人志
亦不逮於昔年而然矣噫今日爲君者若恫在己之
心不能及於昔年京外之人視幾恬然而草野有志
之士自曰其雖陳也不過一備局之休紙反爲羞恥
而不爲心常慨嘆今者忠清道臣洪啓禧頃於辭陛
之前痛陳此獘其言慷慨今又投進一冊啓聞措語
不覺爲民源下其在爲民之道豈可以元良循例稟
處事下答惄然乎然於户於結予亦思之熟矣而尚
今泯默者意亦在焉今者道臣之請民皆曰便乎哉

予不信然古人云磨礪當如百錬金凡事宜慎於初
令循例稟處若以更爲商確申聞此待民文具其徑
先設施民若不便則此獘有甚於前其令道臣春廵
時遍問于士民知其咸曰無獘然後更爲啓聞
五月戶曹判書朴文秀請行戶錢上親臨弘化門俯
詢士民曰噫爲今民獘莫若良役粤我聖考深軫此
獘屢下絲綸而不能奉令承教非徒他日有有君無
臣之嘆爲嗣王者追慕痛慨之心若何當暑靜攝之
中強疾臨門召問士庶自昔就救獘者戶布也結布
也游布也口錢也口錢零瑣游布亦難便此則决不

可行也今問者户布結布與此外好樣救弊之道也
爾等必有漆室之歎今許方寸之地其各面陳毋追
悔士庶軍兵各有所陳多言户錢便其言結布便者
十居二三上命諸臣直宿備局磨鍊户錢議者始言
户収四五十文可以當良役所納之數及其詳計則
大户収二三兩小户収六七十文猶不足矣
七月上又復臨門俯詢百官儒生庶民下教曰户結
之中欲行户錢而籍法蕩然計莫能充且徵布於減
布之民予甚歎然括户之政民皆動心幾年臨御澤
不及民而白首暮年反行動民之政是為半國之民

反貽弊於一國士民故特寢其命

上引接備局諸宰六曹三司諸臣特命良役永減一

疋垂滂諭羣臣曰户結錐不可行減布不可不爲卿

等區劃給代之策以来否者毋見予也又下教曰户

結俱有掣肘之端今則全歸於減一疋之政此無異

於大同白首暮年盛暑臨殿吁嗟勾管之臣以喬木

世臣知我夙宵爲民之意豈忍放忽乎道臣守宰其

復若前吝惜使減疋之政闕而不行豈徒負君以何

顔歸見乃祖乃父乎言之及此予心慽然有識朝臣

讀書士夫豈忍爲此自今日迎良役節目勾管堂上

三公揔察噫今日此擧蒼蒼照心陟降俯臨諒此心
諒此心使我暮年少便宿食
命諸臣筭計所減之數講究給代之策領議政趙顯
命左議政金若魯右議政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
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尙魯金尙星趙榮國洪啓禧差
堂上齊會講確

㊓均役廳節目○一設廳以舊守禦廳名爲均役
廳爲蓄儲充給之地○二結米西北兩道外就六
道田結每結收米二斗或錢五戔定式○三餘結
關北外七道報餘結之數揔爲二萬餘結自庚午

條納稅于本廳以補良布減半之數○四海稅諸
道魚塩之稅均役使及監司分定之○五軍官良
民之投入校生將官者别作軍官收布以充減疋
之數○六移劃減疋之後惠廳儲置米及海西詳
定米合一萬石以新儲置移劃本廳以給減疋之
代○七減革軍門及該司舊制若干變通外方營
邑鎮各樣名色随宜減省以給減疋之代○八給
代之數列為定式使之逐年按例舉行○九需用
本廳米木給代之外不得一毫他用故郎官則以
有實職人來兼吏隷亦帶本料移差○十會録一

年給代之餘數令各道捧留歲末開列報廳以爲

備凶荒之資

講究給代事件　儲置米一萬三千石依下教移

劃○罷諸道監司眷率而減其營需以守禦使兼

南漢留守出居廣州摠戎使兼京畿兵使設營蕩

春臺而減其軍米歸之給代之需尋皆革罷○就京外

衙門之應給代者量減其數或減其額以作餘保

兵曹騎步兵之舊作八番每十六朔一納二疋者

改作六番每十二朔一納一匹諸道水軍不得盡

數給代則每一人給四斗米

講究米錢布出處五條　移劃者卽儲置米稅作綿布常賑耗軍餉耗等劃給者也〇魚塩船稅者我國三面濱海而魚塩之利盡歸於私門故肅廟朝欲別設一司專管收拾而未果至是因大臣達白分遣朴文秀金尚迪李㙉等於嶺南關東海西畿內湖西湖南諸道審視定稅金尚迪在海西病卒黃晸承命察海西數邑及畿內而關西關北則使道臣行之仍命盡罷諸官家各衙門折受漁箭及所屬船隻使之一體徵稅至有苟可以爲民除弊予何愛身體髮膚之敎〇隱餘結者各邑起耕

之田冒稱陳災而見漏於公賦之納者多歸於守令私用故使之從實自首者也

○軍官布者良民之家計稍裕者巧避軍役閑遊已久到今定役必致騷撓故作爲選武軍官使各其道設都試居首者賜第其次一人直赴會試其次五人免當年布其餘徵布一疋以補給代之用者也

○分定者諸道監兵營各錢幾兩布幾疋使之輸納又令各邑以其某樣所收充給水軍粮米者也（嶺南水軍家多因道臣閔百祥狀聞罷不緊七鎭以紓各邑之力）

二十七年五月領議政金在魯上疏言各處分定不

可不革罷魚塩軍官不可不釐正又逖奏言變法反有無限獘端不如還存舊法爲愈上敎以國雖亡决不可失信於百萬軍民左議政趙顯命進均役或問冊子請變通兩軍門减鎭堡罷營將并州縣行會錄法諸議多以紛紜變更難之兵曺判書洪啓禧亦疏陳通變事宜請於六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以立根其隱餘結魚塩税選武軍官略加整頓而分定諸條一併罷之命廟堂稟處

六月上御明政殿試文臣製述以良役變通親策而問之又御明政殿招問舊武特减月令進上以其價

米補給代之用御明政門以結錢便否俯詢於儒生
庶民及鄉軍鄉吏言便者多言不便者少下教曰二
次臨門一次臨殿減布之政雖行其於均役尚不了
當此豈體昔年為民減疋之意哉今又再次臨殿一
次臨門慨然之意大臣諸臣旣承下教而近來益懈
惟使其君憧憧于心推諸一人袖手傍觀雖由於予
之誠淺諸臣亦豈無飭兵判外均堂並越捧一等自
今日堂上郎廳直宿備局講究其事登對以稟
領議政金在魯與均役廳堂上申晚金尚星洪啓禧
洪鳳漢 金尚魯出拜闕西伯後啓下 趙榮國郎廳韓光肇金致仁

相議草成結米節目登達稟裁逐條刪正又發關詢問於諸道道臣狀聞俱無異議九月節目始成啓下頒布見田賦考田稅條○移劃魚盐隱餘結軍官布分定五條已見上並結米爲六條而分定條革罷別有會錄一條附左蕪錄隱餘結軍官布結米數及各衙門各道給代數惟魚盐數見魚盐條

節目會錄條　平安監營綿布千五百匹會錄而別餉二萬匹外磨鍊兵營綿布千匹會錄而戊辰定式別備外磨鍊黃海監營綿布千匹兵營綿布五百匹忠清監營租七百石全羅監營租五百石慶尚監營租四千石三局納米五百石合綿布四千匹租五千二百石逐年會錄○軍作米十萬石

內京畿二千石湖西二萬石嶺南五萬石湖南二
萬八千石湖南櫶營米五千八百五十石七斗折
半糶糴取耗年終報本廳設有給代不足取來補
用之事元數則勿爲他用年年糶糴取耗之數與
元數相當則報本廳隨便發賣以錢會錄
續今上乙巳摠軍作米◯京畿五百七十九石祖
三百七十九石湖西軍作米一萬七百六十七石
嶺南軍住米錢作米并五萬四千二百四石各穀
六千七百二十石湖南軍住米一萬六千八百七
十七石湖南櫶營米七千六百二十一石各穀七

千六百五十石
隱餘結稅穀文○京畿水田三百八十八結旱田五百九十一結稅米八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清道水田五百二十一結旱田九百五十六結稅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大豆二百五十五石○江原道水田一百六十八結旱田六百四十二結稅米七百三十八石大豆一百七十一石○黃海道水田九百七結旱田三千八百十結稅米四千八百六十三石大豆九百七十三石○全羅道水田三百九十九結旱田五百九十四結稅

米九百一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慶尚道水田一千九百四十九結旱田四千五百十二結稅米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大豆一千二百三石○平安道水田二千五百六十五結旱田四千四百五十一結稅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大豆四百九十四石

㊟今上癸卯摠隱餘結稅數爻　京畿水田旱田并九百七十九結稅米八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清道水田旱田并一千四百七十七結稅米八百八十八石田米一石十三斗大豆一

百三十六石綿布一千六百三十六匹◯江原道
水田旱田并八百十結税米一百五十六石田米
四百二石大豆一百三十一石麻布六百五十四
匹◯黃海道水田旱田并四千七百八結税米七
百四十七石田米一千四百八十石大豆三百九
十四石錢一萬八百七十七兩長山北十五邑作錢◯全羅
道水田旱田并九百九十三結税米五百七十九
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綿布六百十匹◯慶尚道
水田旱田并六千四百六十二結税米一千三百
六十二石大豆二百九十石綿布九千九百四十

九匹正布六百七十八匹錢一千九百七十四兩
嶺底十二邑永任錢◯平安道水田旱田并七千十五結稅
米一千四百二十九石田米一千八百二十九石
大豆四百九十四石每年任錢自監營上納錢一萬一千八十五兩
選武軍官數爻　京畿一千八百九十人忠清道
四千十人江原道　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
三十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尚道七千四十人
摠二萬四千五百人已丑秋捧時都試八格三十六人遣故者二千七百九十
一人實捧綿布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匹
(續)選武軍官數爻　京畿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忠

清道四千十人江原道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三十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尚道七千四十人摠二萬四百七十三人今上癸卯秋捧時都試入格三十六人遺故者三千四百五十四人實捧綿布二萬九百八十三匹

結錢數爻始定結米有米有錢後以米條収捧及上納時有弊一併以錢収捧

京畿三萬六百二兩忠清道六萬九千五十八兩江原道九千七百十四兩黃海道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兩全羅道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兩慶尚道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四兩摠錢三十七萬二千四十五兩摠數中八萬四百十六兩外方給代實上納二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

即己丑收捧之數(補)臣謹按結錢數爻與田賦考大同元田數俱是己丑條收捧之數而田結與結錢每每不合於此於彼必有一誤今依田賦考結數釐改則京畿結錢二萬七千七百五兩五十文忠清道結錢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九兩江原道結錢八千七百一兩五十文黃海道結錢三萬三千九百五兩五十文金羅道結錢九萬九千五百十九兩五十文慶尚道結錢十萬二千四百七十兩五十文

(續)結錢數爻　京畿三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忠清道六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兩江原道九千一百六十四兩黃海道四萬二千五百五十二兩全羅道十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四兩慶尚道十一萬六千三十八兩摠錢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九兩

此是令上甲限収捧之類而無斗各有零錢故捴錢加一兩

各衙門各道給代數　兵曹二軍色騎步兵給代綿布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九匹二十尺内京畿摠價綿布四千三百二十六匹(純錢上下)本色綿布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匹二十尺(錢布叅半上下)都案色別騎兵給代綿布七千五百匹(錢布叅半上下○以上分六當上下)一軍色綿布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匹(錢布叅半上下)馬色綿布二百八十八匹(給代自十月始四月望前准下下同)訓鍊都監砲保綿布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匹禁衛營騎士保綿布二千八百五十二匹御營廳騎士保綿布三十

九十匹户曹漕軍綿布二千二百七十二匹水夫
綿布一百二十八匹掌樂院樂生樂工保綿布三
千七百二匹尚衣院諸貟及鍼線婢奉足綿布一
百五十七匹司饔院諸貟綿布五百八十五匹司
僕寺諸貟綿布二千八百九十匹内醫院差備醫
女奉足内醫女奉足綿布一百三十二匹恵民署
醫女保綿布八十匹議政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
匹中樞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五十匹吏曹留曹
書吏綿布五百十匹工曹匠人保鍼綿婢奉足綿
布三千六百四十匹軍器寺匠人保綿布二百三

十匹膳工監匠人保綿布八百匹紫門監匠人保綿布二十匹典設司諸貢綿布五百匹校書館唱准及匠人綿布一千六百七十三匹造紙署匠人保綿布六十匹内苑土木匠人綿布一百匹以上綿布並十二萬七千七十三疋二十尺原本作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匹二十尺○成均館石魚價錢二千兩魚塩條給代六月爲始七月内准下下同四學石魚價錢五百兩毓祥宮祭需錢五百兩湖南年例端午進上石魚卵鹽錢一百三十七兩六十二文以本道魚塩稅錢會減司饔院漁夫船稅錢一千六百五十兩一依年條給代耆老所綿布二百五十

匹宗簿寺綿布一百二十五匹每年以錢給代工
曺津船每年六七隻新造六七隻改槊定式而新
造價則定以一百二十兩改槊價則定以六十兩
一依啓下節目及井間逐年會減（慶尚道水軍
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名統營水軍八千九百九
十八名全羅道水軍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名忠清
道水軍七千四十九名黃海道水軍六千四百九
十三名江原道水軍四百名京畿水軍四千二百
六十一名合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名每名各錢
一兩合錢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兩上下會減釜

山鎭炭軍雇軍炭匠人炭射夫四色以本道軍官
布給代所減綿布二千七百六十三匹安興鎭騎
兵四百名給代以本道軍官布四百匹會減訓局
軍餉保給代米二千八百石禁衛營米保給代米
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二石御營廳米保給代米一
萬五千一百三十石十二斗合三萬三千八百七
十二石十二斗以儲置米營需米結米分劃諸道
使之直爲輸送於該軍門其不足之數以隱餘結
所捧米區劃
二十九年下敎曰畿甸國之本也而若是大歛國役

稠疊莫若近年今年畿甸結錢通一道蕩減以示予暮年恤元元之意

三十一年下教曰今年八道俱歉諸道結錢特減其半以示予爲元元之意

命減寺奴婢貢木各半匹以均役廳錢二萬六十六兩給代仍成節目 詳見户口考

左尹韓翼謩所達平徭均役王政所重而近來都民避役多端一有國役輒稱各軍門各衙門所屬百計頉免部官明知其無役使之出役則昨日閑遊者俄已圖得腰牌及帖文而來示部官無從憑詰且不

無顧畏一任其減除故坊民應役者絶罕不堪其偏
重破契破洞亦由於此寧不寒心甲子防役事目欲
捄此弊令各衙門軍門謄出所屬元額幷錄年久住
送于本府使各該部謄出相考出役額內如有移來
移去逃故降保者自各其衙門軍門以某坊某人有
頉以某契某人代定之意移文本府知委各部或有
不遵事目破壞成法者自本府入啓論罪事定式矣
法意非不嚴明各衙門軍門全不遵行其弊如右豈
不慨然臣謂申明事目另加嚴飭必令各其衙門軍
門一依甲子事目每歲末修成冊送于本府雜頉代

定之類亦必這這知委如不修送成冊者有頉而不
即知委該部一一出役所屬衙門軍門毋敢禁斷之
意更爲定式施行則庶有實效矣令曰依爲之
三十二年命今年結錢畿甸關東尤甚邑全减之次
邑减半三南尤甚邑减半
三十三年命今年畿甸三十六官結錢蕩减因忠清
監司金尚喆狀達毋陽懷仁甲戌乙亥兩年條結錢
亦爲蕩减
三十四年命京畿改量邑當年結錢特减寧越府今
年結錢一體蕩减

三十五年下教曰海西之歉甚於諸道尤甚邑特減結錢之次邑減半畿甸歲歉無異海西尤甚邑結錢特爲減半喬桐特爲全減

三十六年命今年畿甸尤甚邑結錢全減之次邑減半

三十九年命關東七邑尤甚面結錢全數蕩減之次面折半蕩減

四十年因湖西暗行御史書啓命石城扶餘結錢特爲減給又以春秋謁陵命減畿內尤甚邑結錢楊州高陽亦命一體減給

四十二年命京畿一道結錢特爲蕩滌

四十三年命湖南被燒民人等結錢蕩減鉄原被燒民人等結錢亦命除減

四十四年命減今年諸道尤甚邑尤甚面結錢折半之次邑尤甚面減三分一又命懷仁尤甚面結錢減三分二丹陽淸風尤甚面減半

四十五年命兩陵守護軍特減一年結錢又命三陵守護軍結錢減半

四十六年諸道今年所捧選武軍官收布特命減半

臣謹按我國祖庸調之制猶未詳備土地貢

賦之外無他財用放番収布以資養兵者其
来盖久而各衙門之巧為名色稱以良軍収
布二疋遂作經用名色滋繁日益濫觴良役
収布在肅廟初年猶為三十萬疋至于當宁
中年為五十萬疋西北外六道應良役之民
不過為十餘萬户以十餘萬户應五十萬疋
之役於是乎有白骨徵布黄口簽丁之冤自
列聖朝屢降惻怛之教毎有通變之議而朝
論多岐迄未定行逮我聖上庚午體先朝之
德意軫黎元之困窮垂涕臨門廣詢中外亟

下良役減一疋之教內而各衙門外而各營鎭減省之數爲二十餘萬疋而軍需經費之不可不給代者尚爲二十餘萬疋故多般講確設廳均役就六道田結每一結收米二斗或錢五十文又以魚塩船稅選武軍官所收隱餘結所捧充其不足之數以爲減疋給代之用嚴立科條永垂来後此實出於我聖上恤民若恫之至意而亦是國計之肯綮經費之關捩與貢案之變爲大同寔相表裏不可不詳記其顚末故别以均役爲目附之於國

用之篇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八

校正

財用考四

漕運

高麗初南道州郡置十二倉忠州德興原州興原(原本作興元)牙州(牙山)河陽富城(瑞山)永豐保安(扶安)安興臨陂鎭城羅州海陵靈光芙蓉靈巖長興昇州(順天)海龍泗州(泗川)通陽合浦(昌原)石頭倉又於西海道長淵縣置安瀾倉倉置判官州郡租稅各以附近輸諸倉翌年二月漕運近地限四月遠地限五月畢輸京倉限內發船

因風失利梢工三人以上水手雜人五人以上并米穀漂沒者勿徵限外發船梢工水手三分之一敗沒者其官色典梢工水手等平均徵納

成宗十一年定漕船輸京價其所運遠者每五石定價一石近者每二十石定價一石以是為差

靖宗朝定十二倉漕船之數石頭通陽河陽永豐鎮城芙蓉長興海龍海陵安興各船六艘並哨馬船一船載一千石（補 臣謹按哨馬海上小船或云載一百石恐是）德興二十艘興原二十一艘並平底船一艘載二百石

文宗十八年以禮成江船一百七艘一年六次漕轉

龍門倉米于麟龍鐵宣郭等州及威遠鎮以充軍粮
三十三年判公私漕運穀米梢工水手等托爲敗船
溺水私自分用者並令徵之
(補)仁宗十一年議者言洪州安興亭下海道爲衆流
所激又有石堆之險往往覆舟若鑿河道於䃜𡺼縣
則可通漕路乃遣內侍鄭襲明發放郡卒數千人鑿
之竟未就
(補)䃜𡺼縣海水險惡漕船到此屢敗人惡之名曰
難行梁後改稱安興梁
元宗十四年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等索軍粮甚急

宜以全羅道貢米補之王問計於宰樞皆曰近來倉庫虛竭經略司及諸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租稅輸助軍粮全羅道貢米悉令轉運京倉從之

忠烈王十五年遣監察侍丞呂文就直史館陳果等以船四百八十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石于蓋州忠清道指揮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崔詡以轉運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羅裕爲忠清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爲慶尚全羅道都巡問使以督軍粮

十七年元帝覽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鄭可臣曰

汝國無所產唯米與布耳若欲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

㊓二十一年船運米前後三萬五百碩于遼陽先是元爲東征運江南米十萬碩在江華遼陽告饑以帝詔運五萬石賑之

恭愍王四年倭寇全羅道掠本道漕船二百餘艘

二十年教曰近因倭寇漕運皆由陸路其令州郡修葺院館儲峙薪芻以便行旅

權近記龍安城漕轉曰南方漕轉之入惟全羅最遠必浮于海而後達于京師自倭之興收租之所不海口而于山之諸城民之納租牛載馬駄登陟險阻顚𬬻氷雪歷三冬而甫訖及春將漕又輸于海道遙遠隅艘宿而達不事其農迨夏乃已冬則凍餒春則飢羸人畜物故絡繹于道又其斗耗隨量隨減則必加租以補甚至稱貸而取盈都觀察使盧公嵩其於漕轉欲立長策以利于民遵海而

觀相其地利於全之界則得鎭浦之龍安於羅之
界則得木浦之榮山公乃咨謀於衆曰築城於茲
以収租稅則民之輸者一擧以畢及至海轉舟泊
城下可貿而載賊来堅守以為屛翰則亦莫能深
入為寇便於民而利於國盍是築乎衆樂聞命即
以驛聞越秋八月農務旣閑命知古阜郡事鄭渾
前光州牧使黃居中前判官盧元明前古阜郡事
鄭士雲督龍安之役羅州判官尹義前開城尹金
仲光鄭允孚前判官羅璡監榮山之築各徵所管
諸州之民以興其役永世之功閱月而畢

柳馨遠曰高麗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以便漕運
其在沿海者十而本朝只置若干海倉未知其故
盖自毅明以降國亂無政祖宗之制鮮有不廢至
其季世倭寇縱横刼掠海邑南道租稅多從陸路
以運恭愍時令量地遠近立院舘傍近人民以
應運米止宿國初承其獘沿邑爲墟者尚多未復
其未盡設海倉者想亦以此厥後因循以迄于今
今當量宜增置以復古制也
恭讓王二年始設水站以便漕運從侍中鄭夢周建
白也

臣謹按水站者乃是海運外江水之可以通船處設倉以便漕運也水站之制我朝亦行之左水站則運南道穀右水站則運西路穀海西田稅作布之後右站則今廢

㊓三年水軍都體察使王康請開尊堤渠以通漕運發楊廣道丁夫浚之不克

本朝太宗三年慶尚道漕船三十四艘沒于海上聞之臨朝慨然曰責實在予是驅人就死地又曰米不足惜死者何罪右代言李膺曰陸輸之難甚於水運上曰牛馬之勞不猶愈於人之死乎

(補)世宗四年京畿忠清道海道察訪尹得民等遭風敗船政府請鞫之上曰遭大風得免其身深以為喜不必問也

十年以龍安德城倉水道堙塞移于咸悦後為聖堂倉

世祖朝建忠州可興倉倉舊在金遷西厓移建于可興驛東二里收慶尚道諸邑及本州陰城槐山清安報恩丹陽永春堤川黃澗永同清風延豊青山等官田稅于此漕至京師

金安國撰李世應碑曰慶尚一道忠清上流祖

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邊乃漕于京名曰
可興倉而實無藏穀間架秋稼収後兩道各差
守令一員自歲季監納終春而至盡露積于涯
岸蓋覆遮藉之費民力大困漕畢則棄之歲輒
改供旣無倉屋又無墻垣易於偸竊諸邑典吏
苦監守雖晝夜周謹不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京
計耗責徵吏破産相望至本朝朝議欲造倉屋
矣傍居之人歲以露積之具年厚利百方沮撓
竟不行公之在忠清安國適亦按慶尚朝議又
起有旨命兩道監司同審便否以聞馳會相視

議合共條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具本馳啓畢
蒙俞允公又慮事還延或有中止督郡邑刻期
搆造令撤傍近廢寺之材以用之費省而功速
民獘永祛遂爲萬世之利
時以泰安漕船路開鑿事衆論不一申叔舟獨曰
苟有利於萬世固當竭力成之況有可爲之勢乎
但患爲之不力而羣議沮之也命叔舟爲忠淸道
都體察使往審之事竟不行
臣謹按自高麗時以安興梁水道爲衆流所
激又有叢石之險漕船多致覆敗議田穮恭

泰安縣境鑿渠通之使每歲漕運不經安興梁之險而竟未施功本朝屢有此議至顯廟朝設兩倉於掘浦南北相距十里許兩南漕稅納於南倉以車牛轉輸北倉是為安民倉以有弊端旋廢之

經國大典 諸道租稅倉京畿諸邑江原道淮陽金城金化平康伊川安峽鐵原等邑田稅直納京倉牙山貢稅串倉収忠清道田稅忠州可興倉収忠清慶尚道田稅咸悅德成倉靈光法聖浦倉羅州榮山倉并収全羅道田稅原州興原倉春川昭陽江倉并収

江原道田稅白川金谷浦倉江陰助邑浦倉并収黃海道田稅〇監納官斛斗并依法校正烙印行用随毁十一月初一日始開翌年正月畢収稅當該官先期點撿船隻漕轉先令慣知水路者於船行可慮處指揮進退〇故令敗船盜用明白者全徵事涉疑似者徵三分之一敗船明白者勿徵受盜用人贈遺立證者以竊盜論〇漕船之數全羅道榮山倉五十三隻法聖浦倉三十九隻德成倉六十三隻京畿左道五十一隻右道二十隻随造烙印典艦司別造船不在此限水夫左道三百六名右道一百九十二名分二番〇漕船往来

萬户押領不敢沒完全者萬户以下論賞什物支木
令漕卒水夫備納凡船不用心者守以致朽破或失
或火燒水運海運判官并重論漕卒水夫依兵船例
徵綿布艍舠船則小猛船䑋減半
忠州可興倉慶尚道所納則山郡作錢後不納於
可興倉只屬忠清道忠州陰城鎭川延豊清安槐
山清州東倉
成宗十八年復移咸悅德成倉于龍安改名得成倉
後又移于沃溝羣山倉
(補)十九年法聖浦漕船六十餘艘到扶安邊山下遇

風泊茅項洋外者三十餘艘同時敗沒溺死者凡三
百餘人
中宗七年以羅州榮山倉水路險阻多致覆敗移其
所收田稅于靈光法聖倉又分法聖所收田稅于沃
溝羣山倉
臣謹按大典及續典所載漕倉外礪山羅巖
倉泗川場巖倉梁山甘同倉海州結城倉等
皆是漕倉而設廢事實未得其詳
(補)宣祖十六年柳成龍上北路漕運議曰漕運之
事專賴漕軍慶尙道則無漕軍故全以能櫓軍充

定然此屬皆是海邊漁户以捕魚爲業游移往來不定厥居之人也例朔代受價布鎭將多私用百不一給故雖當有事調發之時而憤怨逃散無意赴役臣意今後能櫓代布勿委鎭將之手亦於海邊各官定都會公同輸納每朔都會與鎭將按名給之農時漕運者加給一疋次朔價布亦給與其妻子以其數報監司如是則海邊漁户遍蒙優恤之恩安居存接雖有徵發不至逃避而北方漕運之路可以通行矣

二十六年帝勑賜山東糧十萬石漕運濟餉

體察使柳成龍狀曰各處漕運之船前年變生以後皆爲散去不知在處然船隻非如他物可以隱匿必散在於江華海邊等處而無官主張故不能推問水運判官宜以有名望幹辦文官差出二人急速收拾船隻一以漕運于南方一以漕運于西海使無遲滯後時之弊

㊓時天朝續運山東糧餉累百艘卸下於宣川鐵山之間自宣鐵當輸京江而方秋風高海路危險朝議冈知攸濟時柳根方帶五道兵馬體察副使左相尹斗壽劉薦根曰非柳某不能辦根特除運

餉檢察使根承命卽行夙宵焦思多造大船而厚其板制或慮其太鈍難行根答以後自知之遂分載其粟於五十餘船船置軍官旗鼓一齊發送時已深冬京江幾合氷天將及朝廷憂其未及期一日五十餘船乘潮張帆軍官各立於旗下鳴鼓吹角齊督船人椎破江氷次第下碇盖船板稍厚故觸氷無傷也人始歎服上喜賞加一階

㊟三十一年經理楊鎬以軍餉不集令差近臣督之宣廟命申欽行欽方直玉堂拜辭卽馳往關西冒暑兩出入海港凡運餉十七萬斛及期而辦

(補)仁祖元年校理趙翼疏曰湖南海路險遠有敗棄之虞此則實爲可慮然自古及今未有憂敗溺而廢漕運者也今湖南大小公私之穀皆以船運而私船敗溺者千百而有一二載官穀者多敗出於船人偷食之詐也臣與習海路者講之熟矣舡之敗溺常由於載重過量若所載不重則船力有餘雖遇風波必無可憂矣且南船之敗常在庇仁恭安等地又多在秋冬風高之時臣之愚計冬前只運恭安以北之穀恭安以南之穀俟春乃運毋歲以爲常則可以鮮敗矣

(補)二十六年户曹啓目上年春初枚舉法典所載漕轉事目條列啓下知會諸路道臣及海運水站判官等處非不嚴明而各邑官吏不謹奉行領船監色騎舡沙格非但苟充定送或有臨時遞易者或有公然落後由陸上来者或有沿海各邑專不指路護送者以致敗船亦多有之莫重漕轉幾乎廢絶極爲寒心事目中如有不爲遵行者則監司運臣入啓請罪該邑守令並皆罷黜監官色吏依漕軍代身之律全家定配

孝宗元年下教曰沿海守令漕運之事視之尋常致

有覆敗之患百姓粒粒辛苦之米歸於海中漕運之路將廢須着力行之無覆敗敗色之弊

右議政金堉劄曰漕運國事之最重者也兩湖民命在於利涉湖南之路臣不得以熟諳至若湖西臣所目擊瑞山泰安之地走入西海爲安興之東峽兩南稅船飛帆到此日暮道遠風力已盡湖退水淺觸石而碎此誠湖海之瞿塘臣聞湖中士子之言安眠海串之中有一道長浦幾五十餘里北抵瑞泰之間古人有欲掘鑿開道以通南北之湖者因中央巨石而止其間僅一牛鳴地云若設倉

於此以他船替載如通州石閘之制則可免安興之敗而永保萬世之無虞此漕運上策也

(補)二年備局啓曰田稅必載於地土船嚴禁私舡賃載以防虛稱致敗之弊乃是事目臣等亦非不知而但湖西沿海之邑則雖載於地土舡非海邑而近於海之邑本無地土之舡從海路上納之際不得不賃載他邑之舡且兩湖上納之物不但田稅移轉江華之穀地土舡不足則多有賃舡處與其賃舡無寧許載於江華之舡以爲江華舡人受價資活之地況江華之舡自官家以土着人定送

則其與京江豪勢家私船大相不同從之

㊟七年領府事李敬輿劄曰近來人心不淑海運公穀者往往偽稱臭載掠為己物罪固罔赦然數千里風濤之險如從枕席上往來同或一失亦宜理也有司之臣不曾明查是非凡係敗舡者妻孥隣族囚繫督徵或經數歳孤兒寡婦服綫纏索寃泣呼天臣愚以為舡破人沒者勿問一舡之中無一死者而依㡯致敗者如法痛懲似為得中

㊟左水運判官掌嶺湖轉漕北輸太倉吏多居間為姦利往往歸罪漕卒至死孝宗初朴世橋以

判官廉知其狀立申户部得與倉官面授姦弊遂絶

㊉柳馨遠曰舊制畿内及近京邑直納京倉諸道則量其形便置漕倉諸邑稅各以附近納於所屬之倉以漕舡漕卒運至京矣盖自丁酉亂後沿海邑不納於漕倉賃載私船直運於京沙格不齊官令勒定民間易致偷敗再徵於民如此之弊固非一端

㊉又曰漕卒之苦不一其端田稅收捧時所謂差使員稱以紙價米又稱落庭米如本米千石

則必加捧百石海運判官又私相分用而押領
監官并下人等粮資皆自漕卒辦出故一行支
供之外又每舡徵米一石至京江則又有所徵
海運判官又每船例徵一石户曺又每舡収長
木二十条苐笆二浮海運判官又収如是押領
如官又是京江居人稱以主人每舡徵米二三
石或四五石蓋此習廢朝時諸宫宰家間漕卒
之至或稱逃奴一族或稱接主競爲囚禁漕卒
不勝其虐先以稅米賂之而又出月利貿米納
倉歸而逃亡者多其月利又無稱償處則勒定

京江人為其船主人徵於其人而使其人又徵於漕卒以致如此今則此弊小息而所謂主人猶有舊名雖一不作主而公然來奪其回粮雖如法給之而倉下人例為受食此外下吏輩百般索賂之弊有不可言是以漕卒一人一行所費少不下十餘石米又海運判官丘債及其下人立番價皆自漕卒辦出又千户統領等今則但為海運判官支役之人造船時領聚漕卒米布而已例不一徃乗船至於税米濫捧之弊則又無有紀極本以輸納之際未免耗欠故有加

升之米而户曹例納加升上下交征爭相偷濫

云

(補)顯宗九年溫行時以三南稅船數敗於安興有叅
安掘浦之議遣宰臣審視形便計劃已定備堂李慶
徽疏陳其不可曰此路一開利於漕運是一說也地
勢不順終必無成亦一說也昔申叔舟始役未成而
罷金堉建議設倉而還止設倉猶不可況掘浦乎古
語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作
而有利猶不可輕爲況可不詳利害輕擧大衆徽祖
宗未就之功乎應教南二星亦上疏曰所謂掘浦臣

亦目覩而當事之人旣已審視其可否臺閣之臣今
又質言其便利如臣淺見固不敢妄有論列而莠王
康鄭龔明之所不得設施安哲孫申叔舟之所不能
成功一朝斷以為必可鑿臣竊以為過矣末又言荒
年興役之不可事遂寢
行判中樞府事宋時烈擬疏曰安與設倉之利病
臣不敢知而惟不利於權貴家賄賂私卜之路則
較然矣夫船有大小載有多寡所載稱其大小則
雖遇風波無臭敗之患而惟其私物之添載者或
以勢力或啗以償貰其數或倍於公物矣彼船

格之人惟思僥倖不許非任添載旣多水與船平

則乃以藁索添補船上以防之小有風浪則並人

命與公私之物而皆沒焉豈不傷痛也哉

㊗又與閔維重書曰恭安事非不知耗傷之難免

而只聖上悶惻民生之葬魚腹不許傷財而有此

舉措爲臣子者當將順之不暇矣何可有他念哉

且聞恭安是四百里大洋故遭風於此者或不知

去處云水路之惡無踰於此

㊗又曰漕運事蓋以公州言之東邊之人拯以遠

輸牙山爲苦吏輩及牙山稅場之人例爲防納

而倍徵於東邉東邉又不能堪昔者屢許於籌司請使西邉輸於牙山東邉輸於恩津則吏輩及牙山稅塲之人汲汲行賂於籌司胥吏必至

防塞

俞棨曰船運之所以致敗者多由於候風之不謹以或出於姦宄之軋沒敗船當徵之法自有舊典而今若申嚴法令或降黜其邑宰或徒流其監色而使之不拘期限必以風和之時來納于京倉則人皆畏懼敗沒者自少而况當初收捧必存嬴餘者所以備不得已之需應而變通

之也安有因此而再徵於窮民以失大信之理乎

補肅宗六年兵船運賑穀詳見市糴考

二十三年革罷海運判官以漕軍等責應難支全羅忠清兩道都事例兼判官立債及各項費用責徵於漕卒者一併罷之○英宗壬午貢津倉漕船牙山縣監領納事定式後忠清都事海運兼帶權減

二十四年以荐飢奏請北京海運米三萬石吏部侍郎領來泊於義州中江一萬石白給二萬石交易

補舊例稅船到地境覆敗者地方官瀌出其米散

之民户及秋還償而率不以時舉行已經屡日敗
爛不可食以故沿海民人不勝寃苦肅宗丁巳朴
淼尚爲洪州牧使聞舡敗報即疾馳百餘里命衆
分櫓負索曳出沈舟移載他船就岸晒乾米不甚
傷民爭取去惟恐或後

英宗七年藥房提調金在魯奏曰近来三南税穀之
晩時裝發實由於舡隻之乏貴而其中嶺南海路比
他道絶遠漕運甚難故必自京廳分送案付舡而一
自戊申年三十餘隻敗沒之後舡數大縮尚未復舊
今年敗舡之數亦至四十隻之多京江舡隻之餘存

者絶少明年三南漕運之道比前倍難今番風雨安眠島風落木之合於舡材者其數可至萬株云以此多造舡隻仍令各邑使用則漕運無慮而亦有補於緩急之用上從之

(補)右議政趙文命遂啓國之大議莫如漕運而臣於漕運一事實有深憂盖戊申年敗舡多至四十餘隻今年又敗九十餘隻而諸路舡材長養之山無不濯濯適有今番風落木方議分排各邑使之造舡而但雖有舡隻舡人不顧漕運此非細慮昔唐劉晏掌漕運不置場造舡一舡價至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

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且須有利然後民必樂從此後若減半則猶可也過此則漕運不通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計費而給之無後羡餘漕運遂廢今此三南漕運之不顧實亦有由盖外方收稅之時則例多中間耗縮之事民間則未必輕捧而户首官屬輩居中濫費多端京倉納稅之時則又必高重捧上如是之故所人既無所利又多無面其所厭避理勢同然若無變通之擧則此後漕運之路將絶矣一番稟定後自廟堂措辭行關別爲申飭俾無如前之弊恐爲得宜上曰大臣所達誠然各別申飭之

意出于擧條而備局紙尾詳細措辭分付可也

(補)又啓曰安興項實三南漕運之路而其險素稱瞿塘漕舡多敗於此故自前朝有掘浦之擧至今痕跡猶在而終不得順其水路及入我朝每多臭載不勝其弊始有南北倉設立之議盖南倉則在於未及安興項之地北倉則在於過安興項之地漕舡未到安興穀物盡稅南倉以車馬轉輪於北倉空舡過安興以避臭載之患而但爲民弊甚而糜費多故中間不得已始別鑿安興項以捷其舡路而始廢南北倉矣但其浦内又有一浦之旁泝者交受朝夕吐納之水

而兩水回滙之際互相激射不能一力順逝故浮沙遂以停淤於其間月增歲積今則東西兩浦之口幾乎成磧往来之舡若不乗潮滿之時艱於出入故舡之自南来者纔到浦口潮頭已落則未及入浦不得已留碇於浦外而遇風則輒敗已入浦之舡明日若欲發舡則令日不可不乗潮滿之時出泊於浦東遇風則輒敗年前及今耆奥載之患皆由於此郎今第一急務莫如掘去沙土而一年之間隨掘隨積則亦當復如前矣深知水路利害及其地形便者以為塞(?)[illegible]其旁泒之横洩者則兩浦口之水路平直如絃水

力一道順溪不必每每掘沙而沙自隨水滾下更無停淤之患且其左右莫非石山而頹下之石無數若以此塞筭則易以爲力堤內則土甚膏沃而其大錢乎近千石落云朝家出捐財力而筭之所費不多而况此三南漕運之大政而實係一國之命脉故爲畓本入來矣仍指陳圖狀曰當初設倉之意故相臣金堉主之而堉劄請此事專委於臣以責成效爲言今若以此事委之於臣則臣請自當而此等大役固宜十分詳審不可不一番往審而决之且新除授河東府使李譔非但曾任安興僉使慣習其地形便且深

知此事利害亦望以李諿復除安與僉使與之同往何如上曰果如所達若得成事則有利於國家爲惠於民生不爲不多而若或不成則功虧一簣矣豈可以此輕遣大臣乎行幸回還後爲先遣備堂一人往見而李諿則以軍官帶去好矣

㊟李瀷曰鄭尚驥云今日漕舡多敗水軍不鍊若以戰艦爲漕舡水軍爲漕卒量宜而載乘便而行既達京口習操而退可謂兩得其便矣

㊟十八年春北路運穀臭載人多溺死上聞之驚惔命送香祝於嶺南關東關北使道臣虔誠祭海以祈

利涉

(補)十九年領議政金在魯遂啓外方上納穀物一舡容載毋過六七百石此乃朝家定式而近來舡隻之少各邑上納每以無舡愆期被責於上司故別得體大之舡則自不免過載於定數之外舡人亦利其多取舡價造舡漸大至有足可載二千石者舡大如是而只載六七百石豈其易乎以此之故一舡之載過千石便作例事或有載一千五六百石者惠廳亦量其事勢過數裝載致敗者不爲請拿只請從重推考以致濫載無節敗船相續誠可悶慮臣意則一舡六

七百石定式未免太少有難一遵今若以一舡實載千石為限過千石者守令與舡人並為論罪斷不饒貸而今年則令前必皆裝載自明年即為一切用此法新造舡太大者亦為嚴禁則庶可免許多公穀敗失之弊矣判府事俞拓基曰禁造大舡之便不便雖未的知而若於公穀禁載之際俾令勿過定數如有犯者一切依法勘罪則造舡過大之弊似可不期禁而自致漸止矣金在魯曰舟大遇風則必敗之道矣上曰所達是矣依所達定數而定數外加載者隨其現發守令與船人並為論罪則此後新造之舡自可

無太大之獘以此定式分付可也

續大典 諸道漕轉並限發船上納忠清道黃海道

二月二十日以前發船三月初十日內上納全羅道

三月十五日以前發舡四月初十日內上納慶尙道

三月二十五日以前發舡五月十五日內上納各倉

該官員點閱領舡湖南則法聖羣山兩僉使永定差

使員聖堂倉漕舡以羣山差員兼領湖西則以邊將

中勤幹擇差全羅忠清兩道都事俱兼海運判官海

運牙山貢津倉漕船十五隻漕軍七百二十名咸悅

聖堂倉漕舡十一隻漕軍五百二十八名靈光法聖

倉漕舡二十八隻漕軍一千三百四十四名沃溝羣山倉（大典後新設受全羅道稅）漕舡十七隻漕軍八百十六名漕軍（今府分耆）毎名収布二疋而其中擇定沙格毎舡沙工一人格軍十五名永定免身布給料漕軍毎名給復二結漕舡新造年則各加給一結毎結収米十五斗與身布並納于各該倉以為沙格料及漕舡之費左水運忠州可興倉水站舡十五隻毎舡沙工一人格軍三名毎名奉足水夫二名各収身役租三石右水運白川金谷倉今廢所屬邑皆作錢上納平山一邑賃舡上納（榮山倉興原倉昭陽江倉助邑浦倉載在大典而今無漕舡漕軍）各邑監

官色吏同騎船舡隻一齊作綜漕舡每運以三十隻作一綜現點於元山及安興逢點於元山差使員又到泊安興逢點於僉使此指三南海路漕轉元山差使員以公洪水虞候永宗沿邑護送漕舡上來時各邑境與草山上下內外立標以慣知水路者每舡二三人並騎指路傳遞交付給文憑考到京江卽時本曹堂上郎官親往點檢諸邑不屬于漕倉者田稅并以地土舡直納京倉無地土舡邑則勿論京江舡舡主及沙工舡卒等並考號牌必擇有根脚者許載實載以一千石爲限過數者守令與船人並論罪漕舡則依前以

六百石爲限視其道里遠近每四五邑定一差使員
所管邑稅穀點閱分載發船月日先報本曹上納並
限監色同騎等事並同漕船諸道大同米上納船亦
用漕船事目而作綜達點則嶺南外否嶺南大同米
亦以地土船載送而觀察使定差使二員分左右道
領納京畿田稅大同米陸運自納邑守令並捧領民
納京倉○漕船添載私穀者屬公非漕船則並給船
價漕船無船價而若載大同米則船價全給若載位
米及大豆則給船價三分之一水站船船運時自各
其邑米大豆每石七合五勺劃給船價凡船價米各

倉地方官與差使員田稅一時眼同捧上舡頭出給

○凡漕運舡致敗地方官聞即不計昏夜親往擲奸拯出致敗處距本官一日程則拯米及乾劣米本官獨當改色過二日程則拯米地方官改色乾劣米本官備納凡敗舡改納則無加升米敗舡米一斗水浸剩四升五合蒸乾劣三升九合三勺若平一石則水濕剩六斗七升五合蒸乾劣五斗八升八合敗舡所在守令隨即拯出斗量分給蒸乾後依此式還納（補）蒸米腐爛不可食者勿為分給具數報觀察使啓聞不即拯出故致腐爛者守令及護送差使員論罪其未拯之數該舡監色沙格等嚴刑懲捧大洋致敗人

物滲死者查實免徵故敗者監色船主沙工並梟示(補)格軍限已身絕島為奴米太一一徵捧和水現發則首倡者梟示一舡人并嚴刑定配偷取十石以上者梟示虧欠者領舡人沙格逐名拘徵納倉時監色沙格故為延拖弄奸者重論(補)十石以上不入倉杖一百定配二十石以上絕島定配○押領差使員五十隻以上不敢到泊者論賞三隻以上致敗者論罪○水站舡七年改槊十四年新造漕舡十年改槊二十年新造

(補)續大典 發舡過限該守令差使員海運判官並論罪限內發舡而過限上納則監色沙格並杖配○

田稅正月末出浦守令及舡隻未及整齊判官並論
罪○漕軍闕額最多邑守令公舡粮料點閱載舡而
不用心檢舉差使員並論罪○領舡監官必以捧上
監官仍送而若有苟充者守令論罪座首杖配監色
不騎舡代送者流三千里掩置不報守令及差員並
拿治○漕舡到泊回發毋得先後違令者沙工及押
領官論罪○元山差使員不能檢飭不待順風日暮
發舡致敗安興則拿治如值逆風留連則地方官別
定監官領軍守護一邊報觀察使粘移本曹無端久
留不卽督送之邑守令鄉所論罪○燕尾亭則江華

留守別擇近處邊將應差使員主管姓名預報本書鳳翔浦則通津府使主管凡漕稅船之到泊兩處者隨即檢飭發送如有遲留之弊差使員及通津府使論罪◯田稅裝載後私自換船者監色沙格減故敗舡罪一等論◯減給船價以致穀物欠縮者守令論罪◯致敗處地方官相距稍遠則指路舡先馳告近處邊將一一拯出如或不即拯出該邊將拿治一處敗舡過三隻以上該地方守護任掌杖配◯水站舡及漕舡限內不得不改者該官員擲奸報聞◯漕舡未及十年限滿前毀破者沙工處計年生徵上納時

或大洋致敗則自官新造以給回還時不謹敗舡者
沙格處生徵
忠清道貢津倉漕舡十五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
屬牙山燕岐木川天安溫陽全義淸州則西倉牙
山縣監領納○全羅道法聖倉漕舡二十六隻載
田稅位米及大豆屬光州潭陽淳昌玉果高敞和
順谷城長城同福井邑昌平法聖僉使領納○羣
山倉漕舡十八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屬全州鎭
安長水綦仁金溝任實羣山僉使領納○聖堂倉
漕舡十二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屬高山珎山雲

峰龍潭益山錦山南原羣山僉使同爲領納每舡沙工一名格軍十二名三番合漕卒四十名（慶尚道三）

（漕倉所屬邑及漕舡格軍數見下段）

户曹事例每年歲初漕運事目磨鍊啓下行會各道（與大典續大典所載畧同）

（補）二十七年右議政鄭羽良筵啓嶺南穀之舡運北關二千四百餘石又敗於嶺東極爲驚心自嶺南至北關水路極險春夏之時東海多大風舡運極難而北關賑事萬分渴急嶺東有常賑穀十二萬石雖本道折半分給而尚餘六萬石舡路比嶺南稍近先劃

給嶺東穀萬石於北關而今又加劃萬石前頭觀勢
其代則劃給嶺南穀於江原道爲亘嶺東亦無舡隻
云使北道送舡載運而民命方在萬分渴急中勿論
彼我道雖關東有舡隻推移之道則使之同力共濟
輸送之意並爲分付兩道何如上曰依爲之
(補)三十五年教曰無告之民受弊莫若拯劣米雖因
事勢不獲已豈王政之所爲五年以上諸道拯劣米
未捧者特爲蕩減
三十六年慶尚道設左漕倉於昌原是爲馬山倉載
田税大同漕舡二十五隻屬昌原咸安金海㓒原熊

川鎭海宜寧巨濟固城東南面龜山僉使領納設右
漕倉於晋州是爲鴐山倉載田稅大同漕舡二十五
隻屬晋州昆陽河東南海丹城泗川固城西北面赤
梁僉使領納先是本道沿江邑每年稅大同上納久
爲奸猾京舡主輩幻弄之端公穀之敗沒拯米之再
徵實爲民邑難支之獘至是因慶尚監司趙曮狀請
大臣覆奏始設兩漕倉舡隻新造改槊載運等事略
倣兩湖漕運事例自惠廳節目啓下
四十年下教曰稅舡添載過時裝發自有禁令此後
其宜嚴立科條今後數十石添載者禁錮三年百石

添載者禁錮五年雖一枝木一隻税舡添載者當該守令拘顏情而捧載差員一體限十年禁錮晩時裝發人若數十日禁錮三年若過一朔亦為禁錮十年

四十一年慶尚道又設後漕倉於密陽是為三浪倉載田税大同漕舡十五隻屬密陽梁山只納田税玄風昌寧靈山蔚浦萬户領納庚辰兩漕倉設立時以密陽等邑稍遠於左倉之故只以田税出浦大同則作布矣民情為其便近顧並納田税大同於密陽三浪倉故稟請施行舡隻則以左右倉中餘舡移屬不足之

艘則加造左右倉漕舡各二十隻三倉每舡沙工一名格軍十五名每舡漕保三十二名

(補)四十三年六月湖南漕舡臭載沉米二萬石道臣遍囚舡格四百餘人狀請照法科罪命御史往查非故敗也遂下教曰周史不云乎無烈風揚波否德臨御風調兩順雖不敢望豈有若頃者之風乎四百舡格卽予赤子有犯置法猶可哀矜況聞御史所奏幾千其族北望呼號若親聞焉各舡都沙工以當初逗留之罪令道臣刑配其餘沙格並放送

(續)今上五年傳曰國家經費專靠於三南賦稅次旁

設漕倉者七差貢而捡之官舡而輸之科條燦然鮮
或臭載宜乎碁置星羅計出萬全竊惟八江民人以
舡為業而無税穀之可載則利頓絶於是剏出漕舡
以多少州縣付之江民随道里之遠近量定價貰輇
運納之欠縮計給雜費戎存盡物之取事同遺秉之
利而若其沿路之護送輕舟之指導又與漕舡無甚
異同則朝家為江民可謂靡不容極通來人心不古
奸竇層生持私舡而載公穀者瞥不畏法偷竊之不
足恣意和水和水之不足用情故敗以至于今年湖
南而極矣江民之必曰困於官吏之誅求不獲已犯

科官吏誠有罪難赦江民其果不作奸乎然予此言
非謂八江民人同心并貫也就其中自有一二尤無
良之民故耳以故湖南伯為革是弊求得風落之松
請設加漕之舡詢于廷臣僉曰可行惟予靜言思之
江民幾百年傳子孫之業一朝奪而祛之為民父母
有所不忍湖海魚塩轉益不贍業舡者之失利久矣
既失於彼又失於此失之不已將何聊生古人以一
夫不獲為耻况千百人之命脉近日松山在在童濯
漕舡之五年改槳十年改造誠有難繼之憂此猶屬
旁二件事念江民契活之無津涯不覺丙枕靡安道

伯之請姑令停止爰命縯衣詭告江居民人嗟爾民
人咸聽無諱棄乃舊習從予新令理爾舟楫選爾梢
工載彼公穀取其贏利仰事俯育樂業安堵夫如是
矣而不體至意冒犯邦憲如疇昔之為此亂民也於
亂民復何饒貸曰若官吏誅求予方嚴法痛斷並亘
聽悉仍傳曰御史持此傳教馳往江村召集父老民
人真諺翻謄反覆曉諭使一夫一婦無或不知不聞
惟玆之教出於欲奠厥居之意從今以往無底邦憲
惟在民人等渠輩雖甚無知寧無激感之心並以此
意申申布告御史仍又循江上下採訪民間疾苦還

朝後論列別單以聞

(續)七年領議政徐命善啓近來各邑沙格輩奸弊多端未限蒲漕舡或稱上來時觸傷或稱下去時破敗一年數三次輒瞞報請改而行賂於下輩遮眼於郎廳圖得户曹之牒備局之關然後舊舡則賣用新造則濫斫以此爲妙策便作舡人之生涯事之絶痛莫此爲甚臣旣稔聞其奸弊故備關則頻加詳審而摘奸時若以丁寧傷破爲言則備局雖欲不許亦復奈何此則户曹之責也此後或有弄奸而現發者則沙格一人江頭梟示以爲懲一勵百之道當該摘奸

郎廳施以定配之典是瞞轉報之該堂亦從重論罷嚴立科條另加申飭何如上曰依為之戶曹判書鄭尚淳曰漕舡之毋論準限與否或稱有頉報本曹請改造者若在到泊京江之後則本曹自當申飭該郎有從實摘奸之道而每於還歸時到其邑境稱以破傷呈訴該邑符同吏輩循例摘奸轉報巡營輒請改造此則本曹亦無以憑覈虛實漕卒輩若有如前告而地方官及巡營不為審察循例移關致有現發之舉則當該地方官及道臣並依大臣所奏一體論勘之意嚴飭諸道何如從之

田稅不由漕倉直納邑
京畿衿川果川龍仁安山陽川仁川永平抱川富
平田稅陸運○水原陰竹陽智陽城安城驪州振
威南陽砥平加平通津金浦漣川坡州交河楊根
利川竹山朔寧長湍豊德喬桐積城麻田田稅舡
運○高陽楊州田稅以陵寢所在永減○廣州田
稅州倉會錄
忠淸道德山禮山瑞山連山定山鴻山稷山尼城
韓山林川舒川沔川堤川淸風永春丹陽靑陽洪
州公州新昌石城結城保寧恩津大興扶餘海美

平澤疪仁藍浦唐津田稅舡運○泰安田稅輸納

江都

江原道春川寧越狼川安峽横城洪川鐵原麟蹄

楊口原州伊川田稅船運○淮陽金城田稅州倉

會錄

黃海道金川白川延安平山兔山甕津海州康翎

田稅船運

全羅道羅州綾州礪山長興順天金堤古阜靈巖

寶城樂安珎島臨陂萬頃海南南平光陽求禮康

津扶安務安茂長興德沃溝咸悅龍安咸平興陽

靈光田稅船運

慶尚道寧海盈德清河興海迎日長鬐慶州東萊

大丘仁同草溪高靈星州善山機張蔚山柒谷田

稅以倭供下納東萊

平安道田稅本道管餉會錄

咸鏡道田稅各邑州倉會錄而咸興一邑爲營本

官需用

江華開城兩都田稅仍留本府

忠清道全羅道慶尚道田稅作綿布邑江原道

田稅作布邑慶尚道黃海道田稅作錢邑并見

國用條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六十八